

中國古典文學基本叢書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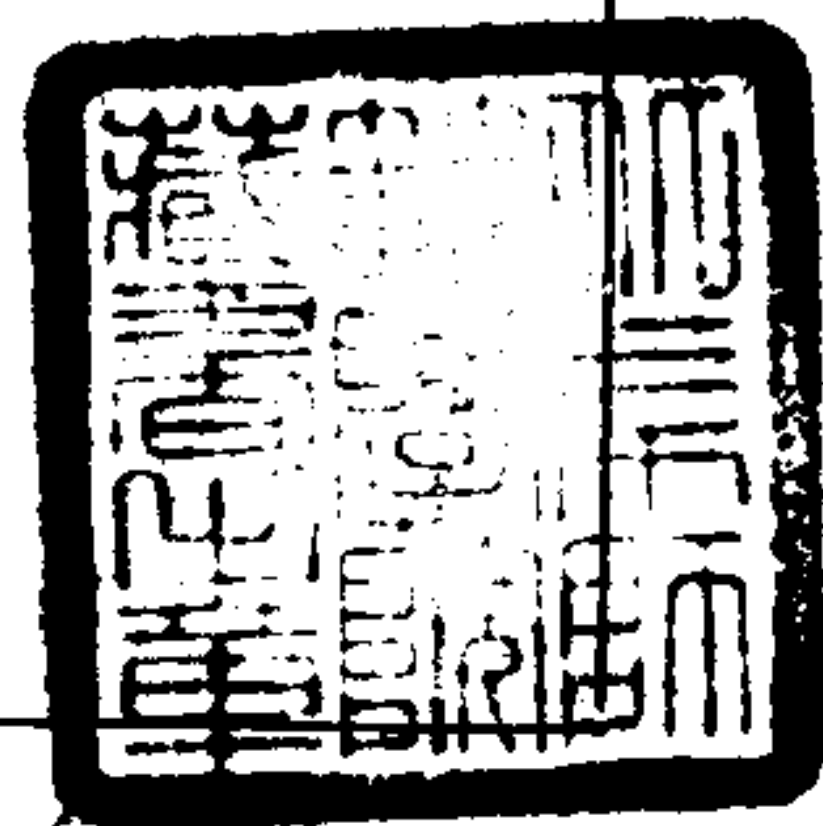
王粲集

I 213.4/1

中國古典文學基本叢書

王粲集

俞紹初校點



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



20773182

773182

王 粲 集

俞紹初校點

\*

中 華 書 局 出 版

(北京王府井大街36號)

新華書店北京發行所發行

四川新华印刷厂印刷

\*

850×1168毫米1/32·3<sup>3</sup>/<sub>4</sub>印張·62千字

1980年5月第1版 1980年5月成都第1次印刷

印數 1—13,200册

統一書號：10018·442 定價：0.45元

## 校點說明

王粲（公元一七七——二一七年）字仲宣，山陽高平（今山東省鄒縣西南）人，出身於豪族地主階級，曾祖父龔、祖父暢都位至漢三公，父謙爲大將軍何進長史。王粲十四歲時，遇董卓之亂，由洛陽徙居長安，深得當時著名學者蔡邕的賞譽，稱他「有異才」。公元一九二年，董卓餘黨李傕、郭汜作亂長安，王粲流寓荊州，依附同郡劉表，在荊州十六年，始終不受重用。公元二〇八年歸降曹操，曾先後任丞相掾、軍謀祭酒等職。魏國建立後爲侍中，曾參與制訂曹魏政權的典章制度。公元二一七年，隨曹操東征孫權，道中病亡，時年四十一歲。

王粲是東漢末年的著名文學家，「建安七子」之一。他擅長詩賦，在七子中成就最高，劉勰稱他爲「七子之冠冕」（《文心雕龍·才略篇》）。他早年處於社會大動亂的時期，曾目擊軍閥混戰給人民帶來的深重災難，又飽嘗離亂、流寓的痛苦。因此他的作品如《七哀詩》（西京亂無象）、《登樓賦》等比較深刻地反映了當時的社會現實，並表現出渴望天下統一的理想和建功立業的雄心，最能體現建安文學的特色。歸附曹操後，他政治地位起了變

化，常與鄴下文人詩賦唱和，「憐風月，狎池苑，述恩榮，敘酣宴」（《文心雕龍·明詩篇》），成爲這一時期創作的主要內容，與前期作品相比不免有所遜色。在這一時期，他也多次跟隨曹操東征西討，《從軍詩》五首集中地反映了這方面的生活內容。

王粲的詩文集，《隋書·經籍志》著錄十一卷，唐代爲十卷，至宋代只存八卷。原書大概是在宋末亡佚。現在所能見到的是明人搜集整理的輯本，其中以張溥《漢魏六朝百三家集》中的《王侍中集》較爲完備，而且易見。但張本在每篇之後未注明出處，文字也多有舛訛。清初嚴可均輯《全上古三代秦漢六朝文》補足了張本的上述缺失，但也只有文而無詩。後來丁福保輯《漢魏百三名家集》，其中《王仲宣集》文的部分全采自嚴本，詩的部分又悉依張本，除了因鈔刻而產生的文字訛誤外，幾乎沒有作任何變動，因此出現了如《太廟頌》一篇既見於文，又見於詩，同文復出的現象。但丁輯本畢竟是詩文合刻，具有張、嚴兩本的優點。現在的《王粲集》就是在丁本的基礎上，重新整理而成的。

現存王粲的文，大多是采擷《北堂書鈔》、《藝文類聚》、《初學記》、《太平御覽》等類書湊集而成，不若詩的部分完整。這次編排時，文仍依丁本分爲二卷，只是把它放到了詩的後面。對於每篇詩文我們都注明出處，其居首的出處，即我們認爲文字較爲完整，可據以覆校各書的底本，其餘各書及張本、嚴本則爲校本。凡底本所無而據他書增補的文字，均

用方括號標出，同時在校記中說明出處。凡屬明顯的版刻錯訛，逕改不出校。校勘時所用諸書的版本在校記中已說明，此不一一臚列。其中用作底本的有：中華書局影印胡刻本《文選》、清光緒孔廣陶校刊本《北堂書鈔》、中華書局影宋本《藝文類聚》、古香齋本《初學記》、《四部叢刊》影宋本《太平御覽》、《四部叢刊》影宋本《古文苑》、影宋本《樂府詩集》。

另外，又輯補遺文數則，並試撰《王粲年譜》，附於文集之末。

附錄中的《英雄記》，以清黃奭《黃氏逸書考》本作底本，凡屬《後漢書》、《三國志》兩書注文所引的文字，均從中華書局標點本勘正。

俞紹初

一九七九年六月

# 目錄

## 卷一

|         |    |
|---------|----|
| 贈蔡子篤    | 一  |
| 贈士孫文始   | 二  |
| 贈文叔良    | 三  |
| 思親爲潘文則作 | 三  |
| 雜詩      | 四  |
| 雜詩四首    | 四  |
| 七哀詩三首   | 六  |
| 詠史詩     | 七  |
| 公讌詩     | 七  |
| 從軍詩五首   | 八  |
| 俞兒舞歌四首  | 一一 |

## 卷二

|       |   |
|-------|---|
| 矛俞新福歌 | 二 |
| 弩俞新福歌 | 二 |
| 安臺新福歌 | 三 |
| 行辭新福歌 | 三 |
| 大暑賦   | 三 |
| 游海賦   | 四 |
| 浮淮賦   | 六 |
| 閑邪賦   | 六 |
| 出婦賦   | 七 |
| 傷天賦   | 七 |
| 思友賦   | 八 |

寡婦賦……………一六

初征賦……………一八

登樓賦……………一九

羽獵賦……………二〇

酒賦……………二二

神女賦……………二三

投壺賦序……………二三

圍碁賦序……………二三

彈碁賦序……………二三

迷迭賦……………二三

瑪瑙勒賦……………二四

車渠椀賦……………二四

槐樹賦……………二五

柳賦……………二五

白鶴賦……………二六

鷓鴣賦……………二六

鸚鵡賦……………二七

鶯賦……………二七

為劉荊州諫袁譚書……………二六

為劉荊州與袁尚書……………三〇

為荀彧與孫權檄……………三三

卷三

七釋……………三四

太廟頌……………三六

靈壽杖頌……………三七

正考父讚……………三七

反金人讚……………三六

難鍾荀太平論……………三六

爵論……………三九

儒吏論……………四〇

|         |   |
|---------|---|
| 三輔論     | 四 |
| 安身論     | 四 |
| 務本論     | 四 |
| 荊州文學記官志 | 四 |
| 傲連珠     | 四 |
| 蕤賓鐘銘    | 四 |
| 無射鐘銘    | 四 |
| 硯銘      | 四 |

---

|           |    |
|-----------|----|
| 刀銘        | 四七 |
| 弔夷齊文      | 四七 |
| 王粲集補遺     | 四九 |
| 附錄一       |    |
| 英雄記(王粲)   | 五  |
| 附錄二       |    |
| 王粲年譜(俞紹初) | 九三 |

# 王粲集卷一

## 贈蔡子篤

翼翼飛鸞，載飛載東。我友云徂，言戾舊邦。舫舟翩翩，以溯大江。蔚矣荒塗，時行靡通。慨我懷慕，君子所同。悠悠世路，亂離多阻。濟岱江衡〔一〕，邈焉異處。風流雲散，一別如雨。人生實難，願其弗與。瞻望遐路，允企伊佇。烈烈冬日，肅肅淒風〔二〕。潛鱗在淵，歸雁載軒。苟非鴻鵠，孰能飛翻。雖則進慕〔三〕，予思罔宣。瞻望東路，慘愴增歎。率彼江流，爰逝靡期。君子信誓，不遷于時。及子同寮，生死固之。何以贈行，言授斯詩。中心孔悼，涕淚漣漉〔四〕。嗟爾君子，如何勿思？〔文選〕二十三

〔一〕「江衡」，胡刻本《文選》作「江行」，胡克家《文選考異》謂「江行」絕不可通，「行」當作「衡」。影宋本《藝文類聚》（以下簡稱《藝文》）十一正作「衡」，今據改。

〔二〕「淒風」，古香齋本《初學記》三作「祁寒」。

〔三〕「進慕」，胡刻本《文選》作「追慕」，五臣《文選》作「進慕」，今據改。胡克家《文選考異》謂「善引《法言》以注『進慕』，是亦作『進』」。

〔四〕「漣而」，胡克家《文選考異》謂「而」當作「而」。

### 贈士孫文始〔一〕

天降喪亂，靡國不夷。我暨我友，自彼京師。宗守盪失，越用遁違。遷于荆楚，在漳之湄。在漳之湄，亦尅晏處。和通箴墳，比德車輔。既度禮義，卒獲笑語。庶茲永日，無譽厥緒。雖曰無譽，時不我已。同心離事，乃有逝止。橫此大江，淹彼南汜。我思弗及，載坐載起。惟彼南汜，君子居之。悠悠我心，薄言慕之。人亦有言，靡日不思。矧伊嫵婉，胡不悽而！晨風夕逝，託與之期。瞻仰王室，慨其永歎！良人在外，誰佐天官？四國方阻，俾爾歸蕃。爾之歸蕃，作式下國。無曰蠻裔，不虔汝德。慎爾所主〔二〕，率由嘉則。龍雖勿用，志亦靡忒。悠悠澹澹，鬱彼唐林。雖則同域，貌其迥深。白駒遠志，古人所箴。允矣君子，不遐厥心！既往既來，無密爾音。《文選》二十三

〔一〕丁福保《漢魏百三名家集》引《三輔決錄》云：「士孫萌，字文始。少有才學，年十五，能屬文。初董卓之誅也，萌父瑞，知王允必敗，京師不可居，乃命萌將家屬至荊州，依劉表。去無幾，果為李傕等所殺。及天子都許昌，追論誅董卓之功，封萌為澹津亭侯。與山陽王粲善。萌當就國，粲作詩以贈萌。」

〔二〕「主」，五臣《文選》作「之」。

## 贈文叔良

翩翩者鴻，率彼江濱。君子于征，爰聘西鄰。臨此洪渚，伊思梁岷。爾往孔邈，如何勿勤？君子敬始，慎爾所主。謀言必賢，錯說申輔。延陵有作，僑肸是與。先民遺跡，來世之矩。既慎爾主，亦迪知幾。探情以華，睹著知微。視明聽聰，靡事不惟。董褐荷名，胡寧不師？衆不可蓋，無尚我言。梧宮致辯，齊楚構患。成功有要，在衆思歡。人之多忌，掩之實難。瞻彼黑水，滔滔其流。江漢有卷，允來厥休。一邦若否，職汝之由。緬彼行人，鮮克弗留。尚哉君子！于異他仇〔一〕。人誰不勤？無厚我憂。惟詩作贈，敢詠在舟。〔文選〕二十三〔一〕「于異」，影宋本六臣《文選》作「異于」。

## 思親爲潘文則作〔一〕

穆穆顯妣，德音徽止。思齊先姑，志侔姜姒。躬此勞瘁，鞠予小子。小子之生，遭世罔寧。烈考勤時，從之于征。奄邁不造，殷憂是嬰。咨予靡及，退守祧祊。五服荒離，四國分爭。禍難斯逼，救死於頸。嗟我懷歸，弗克弗逞！聖善獨勞，莫慰其情。春秋代逝，于茲九齡。緬彼行路，焉託予誠？予誠既否，委之于天。庶我剛妣〔二〕，克保遐年。亶亶惟懼，心乎如懸。如

何不弔，早世徂顛。於存弗養，於後弗臨。遺愆在體，慘痛切心。形景尸立，魂爽飛沉。在昔蓼莪，哀有餘音。我之此譬，憂其獨深。胡寧視息，以濟于今！巖巖叢險，則不可摧。仰瞻歸雲，俯聆飄回。飛焉靡翼，超焉靡階。思若流波，情似坻頽。詩之作矣，情以告哀！

《古文苑》八

〔一〕張本題作「思親詩」，爲潘文則作「爲題下小注。

〔二〕「剛」，張本作「顯」。

## 雜詩

日暮遊西園，冀寫憂思情〔一〕。曲池揚素波，列樹敷丹榮。上有特棲鳥，懷春向我鳴。褰衽欲從之，路險不得征。徘徊不能去，佇立望爾形。風飈揚塵起，白日忽已冥。回身入空房，託夢通精誠。人欲天不違，何懼不合并！《文選》二十九

〔一〕「冀寫」，五臣《文選》作「寫我」。

## 雜詩四首

### 其一

吉日簡清時，從君出西園。方軌策良馬，并驅厲中原。北臨清漳水，西看柏楊山。回翔遊廣囿，逍遙波水間。

其二

列車息衆駕，相伴綠水湄。幽蘭吐芳烈，芙蓉發紅暉。百鳥何繽翻，振翼羣相追。投網引潛魚，強弩下高飛。白日已西邁，歡樂忽忘歸。

其三

聯翻飛鸞鳥，獨遊無所因。毛羽照野草，哀鳴入層雲。我尚假羽翼，飛睹爾形身。願及春陽會，交頸遘殷勤。

其四

鷲鳥化爲鳩，遠竄江漢邊。遭遇風雲會，託身鸞鳳間。天姿既否戾，受性又不閑。邂逅見逼迫，俛仰不得言。《古文苑》八

### 七哀詩三首

#### 其一

西京亂無象，豺虎方遘患。復棄中國去，遠身適荆蠻〔一〕。親戚對我悲，朋友相追攀。出門無所見，白骨蔽平原。路有飢婦人，抱子棄草間。顧聞號泣聲，揮涕獨不還。〔未知身死處，何能兩相完？〕驅馬棄之去，不忍聽此言。南登霸陵岸，迴首望長安。悟彼下泉人，喟然傷心肝！《文選》二十三

#### 其二

荆蠻非我鄉，何爲久滯淫？〔二〕方舟溯大江〔三〕，日暮愁我心。山崗有餘映，巖阿增重陰。狐狸馳赴穴，飛鳥翔故林。流波激清響，猴猿臨岸吟。迅風拂裳袂，白露沾衣衿。獨夜不能寐，攝衣起撫琴。絲桐感人情，爲我發悲音。羈旅無終極，憂思壯難任。《文選》二十三

#### 其三

邊城使心悲，昔吾親更之。冰雪截肌膚，風飄無止期。百里不見人，草木誰當遲？登城望

亭隧，翩翩飛戍旗。行者不顧返，出門與家辭。子弟多俘虜，哭泣無已時。天下盡樂土，何爲久留茲？蓼蟲不知辛，去來勿與諮。《古文苑》八

〔一〕「遠」，張本作「委」。

〔二〕「溯」，五臣《文選》作「泝」。影宋本《御覽》七七〇作「浮」。

## 詠史詩

自古無殉死，達人共所知〔一〕。秦穆殺三良，惜哉空爾爲。結髮事明君，受恩良不訾。臨歿要之死，焉得不相隨？妻子當門泣，兄弟哭路垂〔二〕。臨穴呼蒼天，涕下如綆縻。人生各有志，終不爲此移。同知埋身劇，心亦有所施。生爲百夫雄，死爲壯士規。黃鳥作悲詩〔三〕，至今聲不虧。《文選》二十一

〔一〕「共所知」，影宋本六臣《文選》作「所共知」。

〔二〕「垂」，張本作「陴」。按「垂」卽「陴」本字。

〔三〕「悲詩」，張本作「哀詩」。

## 公讌詩

昊天降豐澤，百卉挺葳蕤。涼風撤蒸暑，清雲却炎暉。高會君子堂，並坐蔭華棖。嘉肴充

圓方，旨酒盈金罍。管絃發徽音，曲度清且悲。合坐同所樂，但訴杯行遲。常聞詩人語，不醉且無歸。今日不極歡，含情欲待誰？見眷良不翅，守分豈能違？古人有遺言，君子福所綏。願我賢主人，與天享巍巍。克符周公業，奕世不可追。《文選》二十

### 從軍詩五首

#### 其一

從軍有苦樂，但聞所從誰〔一〕。所從神且武，焉得久勞師？相公征關右，赫怒震天威。一舉滅獯虜，再舉服羌夷。西收邊地賊，忽若俯拾遺。陳賞越丘山〔二〕，酒肉踰川坻。軍人多飫饒〔三〕，人馬皆溢肥。徒行兼乘還，空出有餘資。拓地三千里〔四〕，往返速若飛〔五〕。歌舞入鄴城，所願獲無違。盡日處大朝〔六〕，日暮薄言歸。外參時明政，內不廢家私。禽獸憚爲犧，良苗實已揮。〔竊慕負鼎翁〔七〕，願厲朽鈍姿。〕不能效沮溺，相隨把鋤犁。孰覽夫子詩〔八〕，信知所言非。

#### 其二

涼風厲秋節〔九〕，司典告詳刑。我君順時發，桓桓東南征。泛舟蓋長川，陳卒被隰坳。征夫

懷親戚，誰能無戀情〔一〇〕？拊衿倚舟檣，眷眷思鄴城。哀彼東山人，喟然感鸛鳴。日月不安處，人誰獲常寧〔一一〕？昔人從公旦，一徂輒三齡。今我神武師，暫往必速平。棄余親睦恩，輸力竭忠貞。懼無一夫用，報我素餐誠。夙夜自忤性，思逝若抽縈。將秉先登羽，豈敢聽金聲。

其三

從軍征遐路，討彼東南夷。方舟順廣川，薄暮未安抵。白日半西山，桑梓有餘暉。蟋蟀夾岸鳴，孤鳥翩翩飛。征夫心多懷〔一二〕，惻愴令吾悲〔一三〕。下船登高防，草露沾我衣。迴身赴牀寢，此愁當告誰？身服干戈事，豈得念所私〔一四〕。卽戎有授命，茲理不可違。

其四

朝發鄴都橋，暮濟白馬津。逍遙河堤上，左右望我軍。連舫踰萬艘，帶甲千萬人。率彼東南路，將定一舉勳。籌策運帷幄，一由我聖君。恨我無時謀，譬諸具官臣。鞠躬中堅內，微畫無所陳。許歷爲完士，一言獨敗秦〔一五〕。我有素餐責，誠愧伐檀人。雖無鉛刀用，庶幾奮薄身。

其五

悠悠涉荒路，靡靡我心愁。四望無烟火，但見林與丘。城郭生榛棘，蹊徑無所由。萑蒲竟廣澤〔一六〕，葭葦夾長流。日夕涼風發，翩翩漂吾舟。寒蟬在樹鳴，鸛鶴摩天遊。客子多悲傷，淚下不可收。朝人譙郡界，曠然消人憂。雞鳴達四境，黍稷盈原疇。館宅充塵里，女士滿莊馗〔一七〕。自非聖賢國〔一八〕，誰能享斯休？詩人美樂土，雖客猶願留。《文選》二十七

〔一〕「聞」，影宋本六臣《文選》、影宋本《樂府詩集》三十一均作「問」。

〔二〕「丘山」，《三國志·武帝紀》裴注作「山獄」。

〔三〕「軍人」，《三國志·武帝紀》裴注、影宋本《樂府詩集》及影宋本六臣《文選》均作「軍中」。又「飫饒」，《三國志·武帝紀》裴注作「饒飫」。

〔四〕「地」，《三國志·武帝紀》裴注及陳本《書鈔》十三作「土」。

〔五〕「速若飛」，影宋本《樂府詩集》作「一如飛」，《三國志·武帝紀》裴注及影宋本六臣《文選》均作「速如飛」。

〔六〕「盡日」，影宋本六臣《文選》及影宋本《樂府詩集》均作「晝日」。又「處」，影宋本《樂府詩集》作「獻」。

〔七〕「竊慕負鼎翁」二句，胡刻本《文選》原脫，據影宋本六臣《文選》及影宋本《樂府詩集》補。

〔八〕「孰」，影宋本六臣《文選》及影宋本《樂府詩集》均作「熟」。

〔九〕「涼風」，影宋本《藝文》五十九作「原風」。

〔一〇〕「戀」，五臣《文選》及影宋本《樂府詩集》均作「此」。

〔二〕「常」，影宋本《文選》作「恒」。

〔三〕「多」，五臣《文選》、影宋本《藝文》五十九及影宋本《樂府詩集》均作「兩」。

〔三〕「惻愴」，影宋本六臣《文選》及影宋本《樂府詩集》均作「悽愴」。

〔四〕「得」，五臣《文選》作「能」。

〔五〕「獨」，影宋本六臣《文選》作「猶」。

〔六〕「菴蒲」，「菴」字疑誤，影宋本《藝文》三十八作「菴蒲」。按「菴」本字作「菴」（見《說文》），或誤作「菴」。

〔七〕「女士」，影宋本六臣《文選》作「士女」。

〔八〕「聖賢」，影宋本六臣《文選》作「賢聖」。

## 俞兒舞歌四首〔一〕

### 矛俞新福歌

漢初建國家，匡九州，蠻荆震服，五刃三革休。安不忘備武樂修。宴我賓師，敬用御天，永樂無憂。子孫受百福，常與松喬遊。蒸庶德，莫不咸歡柔。

### 弩俞新福歌

材官選士，劍弩錯陳。應桴蹈節，俯仰若神。綏我武烈，篤我淳仁。自東自西，莫不來賓。

安臺新福歌

武功既定〔二〕，庶士咸綏，樂陳我廣庭。式宴賓與師，昭文德，宣武威。平九有，撫民黎。荷天寵，延壽尸，千載莫我違。

行辭新福歌

神武用師，士素厲，仁恩廣覆，猛節橫逝。自古立功，莫我弘大，桓桓征四國，爰及海裔。漢國保長慶，垂祚延萬世。《樂府詩集》五十三

〔一〕「俞」，《晉書·樂志》作「渝」。詩中諸「俞」字同。

〔二〕「武」，《宋書·樂志》作「我」。

# 王粲集卷二

## 大暑賦

惟林鍾之季月，重陽積而上升。熹潤土之溽暑〔一〕，扇溫風而至興。〔或赫熾以痺炎〔二〕，或鬱術而燠蒸。〕獸狼望以倚喘，鳥垂翼而弗翔。〔根生苑而焦炙〔三〕，豈含血而能當？〕遠昆吾之中景，天地翕其同光。征夫瘼於原野〔四〕，處者困於門堂〔五〕。患衽席之焚灼，譬洪燎之在牀。起屏營而東西，欲避之而無方。仰庭槐而嘯風〔六〕，風既至而如湯〔七〕。〔氣呼吸以祛裾〔八〕，汗雨下而沾裳。就清泉以自沃，猶渙忍而不涼。體煩茹以於悒，心憤悶而窘惶。〕於是帝后順時，幸九嶼之陰岡〔九〕，託甘泉之清野，御華殿于林光，潛廣室之邃宇，激寒流於下堂。重屋百層，垂陰千廡，九闔洞開，周帷高舉。堅冰常奠，寒饌代叙。〔藝文類聚〕五、

《初學記》三、《太平御覽》三十四

雄風颯然兮，時動帷帳之纖羅。〔北堂書鈔〕一百三十二

〔一〕「熹」，影宋本《藝文》作「喜」，今據嚴本改。《說文》：「熹，炙也。」

〔二〕「或赫熾以瘳炎」二句，據影宋本《御覽》三十四補。「熾」張本作「熾」，嚴本作「熾」；「術」鮑刻本《御覽》作「衍」。

〔三〕「根生苑而焦炙」二句，據影宋本《御覽》三十四補。

〔四〕「瘳」，張本作「瘳」。

〔五〕「門」，嚴本作「高」。

〔六〕「槐」，古香齋本《初學記》三作「熠」。

〔七〕「而」，古香齋本《初學記》三、影宋本《御覽》三十均作「其」。

〔八〕「氣呼吸以祛裾」六句，據影宋本《御覽》三十四補。「祛裾」，《御覽》作「祛短」，古香齋本《初學記》三作「祛和」，《四部叢刊》影宋本《古文苑》二十一及張本均作「怯短」，意皆欠通，嚴本作「祛裾」，義較長，今據改。

〔九〕「九嶷」，影宋本《藝文》作「九峻」，影宋本《古文苑》二十一作「九嶷」。《文選》一班固《西都賦》：「其陰則冠以九嶷，陪以甘泉。」甘泉宮在九嶷山，又稱林光宮，為漢武帝避暑之處，故下云「御華殿於林光」。此作「九嶷」無疑。今據改。

## 游海賦

〔含精純之至道兮〕，將輕舉而高厲。游余心以廣觀兮，且仿佯乎四裔。〔乘菌桂之方舟〕，浮大江而遙逝。翼驚風以長驅，集會稽而一睨。〔三〕。登陰隅以東望，覽滄海之體勢。吐星出日，天與水際。其深不測，其廣無臬。〔尋之冥地〕，不見涯洩。〔章亥所不極，盧敖所不屆。〕〔洪洪洋洋〕，誠不可度也。處嶠夷之正位兮，同色號於穹蒼。苞納污之弘量，

正宗廟之紀綱。總衆流而臣下，爲百谷之君王。〔洪濤奮蕩〕〔六〕，大浪踴躍。山隆谷窳，宛  
廩相搏。〕懷珍藏寶，神隱怪匿。或無氣而能行，或含血而不食，或有葉而無根，或能飛而無  
翼。鳥則爰居孔鵠，翡翠鷓鴣，繽紛往來，沉浮翱翔；魚則橫尾曲頭，方目偃額，大者若山  
陵〔七〕，小者重鈞石。乃有賁蛟大貝，明月夜光，蠙龜瑇瑁，金質黑章。若夫長洲別島，旗布  
星峙，高或萬尋，近或千里；桂林叢乎其下〔八〕，珊瑚周乎其趾。羣犀代角，巨象解齒。黃金  
碧玉，名不可紀。〔藝文類聚〕八、〔北堂書鈔〕一百三十七、〔初學記〕六兩引、〔文選〕·江賦注

〔一〕「含精純之至道」四句，據古香齋本〔初學記〕六補。「四裔」，原作「西裔」，嚴本據文意改作「四裔」，今從之。

〔二〕「菌桂」，孔廣陶本〔書鈔〕一百三十七作「桂檝」，陳禹謨本作「桂棹」，古香齋本〔初學記〕作「蘭桂」。又「方舟」，孔  
本作「舫舟」，陳本作「安舟」，〔初學記〕六作「輕舟」。

〔三〕「睨」，古香齋本〔初學記〕六作「眡」。

〔四〕「尋之冥地」二句，據古香齋本〔初學記〕六補。

〔五〕「洪洪洋洋」八句，據古香齋本〔初學記〕六補。「納污」，嚴本作「吐納」。

〔六〕「洪濤奮蕩」四句，據〔文選〕十二郭璞〔江賦〕注補。「踴躍」，胡刻本〔文選〕注作「踴躍」，今從影宋本六臣〔文  
選〕注。

〔七〕「山陵」，嚴本作「丘陵」。

〔八〕「桂林」，古香齋本〔初學記〕六作「桂蘭」。

## 浮淮賦

從王師以南征兮，浮淮水而遐逝。背渦浦之曲流兮，望馬丘之高濞。泛洪櫓於中潮兮〔一〕，飛輕舟乎濱濟。建衆檣以成林兮，譬無山之樹藝。於是迅風興，濤〔波動〕〔二〕，長瀨潭浪，滂沛泓溶。鉦鼓若雷，旌麾翳日。飛雲天迴，□□□□。蒼鷹飄逸，遞相競軼。凌驚波以高驚，馳駭浪而赴質。加舟徒之巧極，美榜人之閑疾。白日未移，前驅已屆。羣師按部，左右就隊。軸轡千里，名卒憶計。運茲威以赫怒，清海隅之帶芥。濟元勳於一舉，垂休績於來裔〔三〕。《初學記》六、《北堂書鈔》一百三十七、一百三十八、一百五十六、《藝文類聚》八

〔一〕「櫓」，孔本《書鈔》一百三十七作「榜」。又「中潮」，孔本《書鈔》一百三十七作「內湖」。

〔二〕「波動」至「滂沛泓溶」十字，據影宋本《藝文》八補。

〔三〕「於來裔」，影宋本《古文苑》七作「乎遠裔」。

## 閑邪賦

夫何英媛之麗女，貌洵美而豔逸！橫四海而無仇，超遐世而秀出。發唐棣之春華，當盛年而處室。恨年歲之方暮，哀獨立而無依。情紛挐以交橫，意慘悽而增悲。何性命之奇薄，

愛兩絕而俱違！排空房而就衽，將取夢以通靈。目炯炯而不寐，心忉忉而惕驚。《藝文類聚》

十八

關山介而阻險。《文選》謝玄暉《暫使下都夜發新林贈西府同僚詩》注

願爲環以約腕。《北堂書鈔》一百三十六引王粲《閑居賦》，當是「閑邪」之誤。

## 出婦賦

既僥倖兮非望，逢君子兮弘仁。當隆暑兮翕赫，猶蒙眷兮見親。更盛衰兮成敗，思彌固兮日新。竦余身兮敬事，理中饋兮恪勤。君不篤兮終始，樂枯萋兮一時。心搖蕩兮變易，忘舊姻兮棄之。馬已駕兮在門，身當去兮不疑。攬衣帶兮出戶，顧堂室兮長辭。《藝文類聚》

三十

## 傷天賦

惟皇天之賦命，實浩蕩而不均。或老終以長世，或昏天而夙泯。物雖存而人亡，心惆悵而長慕。哀皇天之不惠，抱此哀而何訴？求魂神之形影，羌幽冥而弗迕。淹低徊以想像，心彌結而紆縈。晝忽忽其若昏，夜炯炯而至明。《藝文類聚》三十四

## 思友賦

登城隅之高觀，忽臨下以翱翔。行游目於林中，睹舊人之故場。身既沒而不見，餘迹存而未喪。滄浪浩兮迴流波，水石激兮揚素精。夏木兮結莖，春鳥兮愁鳴。平原兮泱泱，綠草兮羅生。超長路兮逶迤，實舊人兮所經。身既逝兮幽翳，魂眇眇兮藏形。《藝文類聚》三十四

## 寡婦賦

闔門兮却掃，幽處兮高堂。提孤孩兮出戶，與之步兮東廂。顧左右兮相憐，意悽愴兮摧傷。觀草木兮敷榮，感傾葉兮落時。人皆懷兮歡豫，我獨感兮不怡。日掩曖兮不昏，朗月皎兮揚暉〔一〕。坐幽室兮無爲，登空牀兮下幃。涕流連兮交頸，心慙結兮增悲。《藝文類聚》三十四

〔一〕「朗月」，張本、嚴本均作「明月」。

〔三〕「而」與上句之「以」，依全文句法疑當作「兮」。

## 初征賦

違世難以迴折兮〔一〕，超遙集乎蠻楚。逢屯否而底滯兮，忽長幼以羈旅。賴皇華之茂功，清四海之疆宇。超南荆之北境，踐周豫之末畿。野蕭條而騁望，路周達而平夷。春風穆其和暢兮，庶卉煥以敷蕤。行中國之舊壤，實吾願之所依。當短景之炎陽，犯隆暑之赫曦。薰風温温以增熱，體燁燁其若焚。《藝文類聚》五十九

〔一〕「迴」，影宋本《藝文》誤作「迴」，今據嚴本改。

## 登樓賦

登茲樓以四望兮，聊暇日以銷憂。覽斯宇之所處兮，實顯敞而寡仇。挾清漳之通浦兮〔一〕，倚曲沮之長洲。背墳衍之廣陸兮，臨皋隰之沃流。北彌陶牧，西接昭丘。華實蔽野，黍稷盈疇。雖信美而非吾土兮，曾何足以少留！遭紛濁而遷逝兮，漫踰紀以迄今。情眷眷而懷歸兮，孰憂思之可任？憑軒檻以遙望兮，向北風而開襟。平原遠而極目兮，蔽荆山之高岑。路逶迤而修迴兮，川既漾而濟深。悲舊鄉之壅隔兮，涕橫墜而弗禁。昔尼父之在陳兮，有「歸歟」之歎音。鍾儀幽而楚奏兮，莊舄顯而越吟。人情同於懷土兮，豈窮達而異心！惟日月之逾邁兮，俟河清其未極。冀王道之一平兮，假高衢而騁力。懼匏瓜之徒懸兮，畏井渫之莫食。步棲遲以徙倚兮，白日忽其將匿〔二〕。風蕭瑟而並興兮，天慘慘而無色。獸狂顧

以求羣兮，鳥相鳴而舉翼〔三〕。原野闐其無人兮，征夫行而未息。心悽愴以感發兮，意怛怛而  
惛惛。循階除而下降兮，氣交憤於胸臆。夜參半而不寐兮，悵盤桓以反側。〔文選〕十一、〔藝文  
類聚〕六十三

〔一〕「挾」，〔水經·漳水注〕作「夾」，影宋本〔藝文〕六十三作「接」。

〔二〕「將」，影宋本〔藝文〕六十三作「西」。

〔三〕「舉」，影宋本〔藝文〕六十三作「鼓」。

## 羽獵賦

遵古道以游豫兮，昭勸助乎農圃。用時隙之餘日兮〔一〕，陳苗狩而講旅。濟漳浦而橫陣，倚  
紫陌而並征。樹重圍於西陟〔二〕，列駿騎乎東坳。相公乃乘輕軒，駕四駱，拊流星，屬繁弱。  
選徒命士，咸與竭作。旌旗雲擾，鋒刃林錯。揚輝吐火，曜野蔽澤。山川于是乎搖蕩，草木  
爲之以摧落〔三〕。禽獸振駭，魂亡氣奪。舉首觸網〔四〕，搖足遇撻〔五〕。陷心裂胃，潰腦破  
頰〔六〕。鷹犬競逐，奕奕霏霏。〔下〕〔下〕窮緹〔七〕，搏肉噬肌。墜者若雨，僵者若坻。清野滌  
原，莫不殲夷。〔初學記〕二十二引三條、〔藝文類聚〕六十六

〔一〕「用」，影宋本〔古文苑〕七作「因」。

〔二〕「圍」，影宋本〔古文苑〕七作「置」。

〔三〕「落」，影宋本《藝文》六十六作「撥」。

〔四〕「舉首觸網」，影宋本《藝文》六十六作「興頭觸系」。

〔五〕「足」，影宋本《古文苑》七作「尾」。

〔六〕「潰腦破頰」，影宋本《藝文》六十六作「潰腦破頰」，影宋本《古文苑》七作「潰頸破頰」，章樵注云《王粲集》「頰」作「頰」。

〔七〕「下韝窮縲」二句，據影宋本《藝文》六十六補。

## 酒賦

帝女儀狄，旨酒是獻。苾芬享祀，人神式宴。〔麴蘖必時〕〔一〕，良工從試。〔辯其五齊，節其三事。醞沉盎泛，清濁各異。〕章文德於廟堂，協武義於三軍。致子弟之孝養，糾骨肉之睦親。成朋友之歡好，贊交往之主賓。既無禮而不入，又何事而不因。賊功業而敗事，毀名行以取誣。遺大恥於載籍，滿簡帛而見書。孰不飲而罹茲〔二〕，罔非酒而惟事。昔在公旦，極茲話言。濡首屢舞，談易作難。大禹所忌，文王是艱。〔暨我中葉〕〔三〕，酒流猶多。〔羣庶崇飲，日富月奢。〕《藝文類聚》七十二、《北堂書鈔》一百四十八

〔一〕「麴蘖必時」二句，據《書鈔》一百四十八補。「必時」，孔廣陶本《書鈔》作「必口」。按此襲用《禮記·月令》成句，今從陳禹謨本《書鈔》。

〔二〕「罹」，影宋本《藝文》作「羅」，今據張本改。

〔三〕「暨我中葉」二句，據孔本《書鈔》一百四十八補。

## 神女賦

惟天地之普化，何產氣之淑真！陶陰陽之休液，育天麗之神人。稟自然以絕俗，超希世而無羣。體纖約而方足〔一〕，膚柔曼以豐盈。髮似玄鑿，鬢類刻成。〔質素純皓〕〔二〕，粉黛不加。朱顏熙曜，曄若春華。口譬含丹，目若瀾波。美姿巧笑，靨輔奇牙〔三〕。戴金羽之首飾，珥照夜之珠璫。襲羅綺之黼衣，曳縟繡之華裳。錯繽紛以雜珪，佩熠爚而焜煌。退變容而改服，冀致態以相移。〔登筵對兮倚牀垂〕〔四〕，稅衣裳兮免簪笄〔五〕，施華的兮結羽釵〔六〕。揚娥微眄，懸藐流離。婉約綺媚，舉動多宜。稱詩表志，安氣和聲。探懷授心，發露幽情。彼佳人之難遇，真一遇而長別。顧大罰之淫愆，亦終身而不滅。心交戰而貞勝，乃回意而自絕。《藝文類聚》七十九、《北堂書鈔》一百三十五、《文選》十六潘岳《寡婦賦》注、《史記·五宗世家》《索隱》、《太平御覽》三百八十一、七百十九

〔一〕「方」，影宋本《藝文》作「才」，據張本、嚴本改。

〔二〕「質素純皓」八句，據影宋本《御覽》三百八十一補。

〔三〕「奇牙」，嚴本作「奇葩」。

〔四〕此句據《文選》十六潘尼《寡婦賦》注補。

〔五〕「稅衣裳」，《史記·五宗世家》《索隱》作「脫袿裳」。

〔六〕「華的」，《史記·五宗世家》《索隱》引作「玄的」。

「羽釵」，影宋本《藝文》作「羽儀」，據《史記·五宗世家》《索

隱》、孔本《書鈔》一百三十五、《御覽》七百十九改。

## 投壺賦序〔一〕

夫注心銳念，自求諸身，投壺是也。《太平御覽》七百五十三

〔一〕此題影宋本《御覽》七百五十三誤引作《碁賦》，今據序文改正。

## 圍碁賦序

清靈體道，稽謨玄神，圍碁是也。《太平御覽》七百五十三

## 彈碁賦序

因行騁志，通權達理，六博是也。《太平御覽》七百五十四

## 迷迭賦

惟遐方之珍草兮，產崑崙之極幽。受中和之正氣兮，承陰陽之靈休。揚豐馨於西裔兮，布

和種於中州。去原野之側陋兮，植高宇之外庭。布萋萋之茂葉兮，挺苒苒之柔莖。色光潤而采發兮，似孔翠之揚精〔一〕。《藝文類聚》八十一

〔一〕「似」，影宋本《藝文》作「以」，嚴本據文意改作「似」，今從之。

### 瑪瑙勒賦

遊大國以廣觀兮，覽希世之偉寶。總衆材而課美兮，信莫臧於瑪瑙。被文采之華飾，雜朱綠與蒼皂〔一〕。於是乃命工人，裁以飾勒。因姿象形，匪彫匪刻。厥容應規，厥性順德。御世嗣之駿服兮，表駉驥之儀則〔二〕。《藝文類聚》八十四、《太平御覽》三百五十八、八百八

〔一〕「蒼皂」，影宋本誤作「蒼阜」，今從嚴本改。

〔二〕「儀則」，影宋本《御覽》三百五十八作「儀式」。

### 車渠椀賦

侍君子之宴坐，覽車渠之妙珍。挺英才於山岳，含陰陽之淑真。飛輕縹與浮白，若驚風之飄雲。光清朗以內曜，澤溫潤而外津。體貞剛而不撓，理修達而有文。〔雜玄黃以爲質〕〔一〕，似乾坤之未分。〔兼五德之上美〕，超衆寶而絕倫〔二〕。《藝文類聚》八十四、《太平御覽》八百八

援柔翰以作賦。《文選》二十一左思《詠史》詩注

〔一〕「雜玄黃以爲質」二句，據影宋本《御覽》八百八補。

〔三〕「超」，影宋本《藝文》作「起」，今據影宋本《御覽》八百八改。

## 槐樹賦〔一〕

惟中唐之奇樹〔二〕，稟天然之淑姿。超疇畝而登殖〔三〕，作階庭之華暉。形禕禕以暢條，色采采而鮮明。豐茂葉之幽藹，履中夏而敷榮。既立本於殿省，植根柢其弘深。鳥願棲而投翼〔四〕，人望庇而披衿。《藝文類聚》八十八、《初學記》二十八

〔一〕此題影宋本《藝文》、古香齋本《初學記》并作《槐樹賦》，惟張本作「槐賦」。按《藝文》八十八引曹丕《槐賦序》云：「文昌殿中槐樹，盛暑之時，余數遊其下，美而賦之。王粲直登賢門，小閣外亦有槐樹，乃就使賦焉。」粲既奉教而作，其題當與曹丕賦同。又曹丕《典論·論文》亦稱粲之《槐賦》，似以張本所題爲是。

〔二〕「中唐」，古香齋本《初學記》二十八作「中堂」。

〔三〕「殖」，古香齋本《初學記》二十八作「植」。

〔四〕「願」，影宋本《藝文》作「取」，今據古香齋本《初學記》二十八改。

## 柳賦

〔昔我君之定武〕〔一〕，致天屈而徂征。元子從而撫軍，植佳木于茲庭。歷春秋以逾紀，行復出

於斯鄉。」覽茲樹之豐茂，紛旖旎以修長。枝扶疏而覃布，莖森梢以奮揚。人情感于舊物，心惆悵以增慮。行游目而廣望，覩城壘之故處〔二〕。悟元子之話言〔三〕，信思難而存懼。嘉甘棠之不伐，畏取累於此樹〔四〕。苟遠迹而退之，豈駕遲而不屢！〔初學記〕二十八、〔藝文類聚〕八十九、

〔古文苑〕七

〔一〕「昔我君之定武」六句，據影宋本〔藝文〕八十九補。「致」，〔藝文〕作「改」，影宋本〔古文苑〕七作「致」，今據改。〔詩經〕魯頌·閟宮：「致天之屆，於牧之野。」致天屆語本此。又「佳」，影宋本〔古文苑〕七作「嘉」。

〔二〕「覩」，影宋本〔古文苑〕七作「觀」。

〔三〕「元子」，古香齋本〔初學記〕作「無生」，〔古文苑〕七作「元正」，皆非。嚴本作「元子」，今據改。按此賦爲和曹丕〔柳賦〕而作，丕賦〔序〕有「左右僕御已多亡，感物傷懷，乃作斯賦」云，粲有感于此，故謂「悟元子之話言，信思難而存懼」。

〔四〕「取」，古香齋本〔初學記〕作「敢」，今據嚴本改。

## 白鶴賦

白翎稟靈龜之修壽，資儀鳳之純精。接王喬于湯谷，駕赤松於扶桑。滄靈岳之瓊藥，吸雲表之露漿。〔藝文類聚〕九十

## 鷓鴣賦

惟茲鷓之爲鳥，信才勇而勁武。服乾剛之正氣，被淳駘之質羽。愬晨風以羣鳴，震聲發乎外宇。厲廉風與猛節，超羣類而莫與。惟膏薰之焚銷，固自古之所咨。逢虞人而見獲，遂囚執乎縲纆。賴有司之圖功，不開小而漏微。令薄軀以免害，從孔鶴於園湄。《藝文類聚》九十

## 鸚鵡賦

步籠阿以躑躅，叩衆目之希稠。登衡幹以上干，噉哀鳴而舒憂。聲嚶嚶以高厲，又慘慘而不休。聽喬木之悲風，羨鳴友之相求〔一〕。《藝文類聚》九十一

〔一〕「相求」下，影宋本《藝文》原有「日奄藹以西邁，忽逍遙而既冥，就隅角而斂翼，倦獨宿而宛頸」四句，當爲《鶯賦》文誤入於此，今刪去。

## 鶯賦

覽堂隅之籠鳥，獨高懸而背時。雖物微而命輕，心悽愴而愍之。日奄藹以西邁〔一〕，忽逍遙而既冥。就隅角而斂翼，倦獨宿而宛頸〔二〕。歷長夜以向晨，聞倉庚之羣鳴。春鳩翔于南甍，戴雋集乎東榮〔三〕。既同時而異憂，實感類而傷情。《藝文類聚》九十二

〔一〕「奄」，影宋本《藝文》九十二作「掩」，今據影宋本《藝文》九十一所引《鸚鵡賦》改。

〔三〕「倦」，影宋本《藝文》九十二作「眷」，今據同書九十一所引《鸚鵡賦》改。

〔三〕「爲」，影宋本《藝文》作「紙」，今據嚴本改。

### 爲劉荊州諫袁譚書

天降災害，禍難殷流，初交殊族，卒成同盟，使王室震蕩，彝倫攸斁。是以智達之士，莫不痛心入骨，傷時人不能相忍也。然孤與太公，志同願等，雖楚、魏絕邈，山河迴遠，戮力乃心，共獎王室，使非族不干吾盟，異類不絕吾好，此孤與太公無貳之所致也。功績未卒，太公殂隕，賢胤承統，以繼洪業。宜奕世之德，履丕顯之祚，摧嚴敵於鄴都，揚休烈於朔土，顧定疆宇，虎視河外，凡我同盟，莫不景附。何悟青蠅飛於竿旌，無忌游於二壘，使股肱分成二體，凶膺絕爲異身。初聞此問，尚謂不然，定聞信來，乃知闕伯、實沈之忿已成，棄親卽讎之計已決，旃旆交於中原，暴尸累於城下。聞之哽咽，若存若亡。昔二王五伯，下及戰國，君臣相弑，父子相殺，兄弟相殘，親戚相滅，蓋時有之。然或欲以成王業，或欲以定霸功，皆所謂逆取順守，而徼富強於一世也。未有棄親卽異，兀其根本，而能全於長世者也。昔齊襄公報九世之讎，士匄卒苟偃之事，是故《春秋》美其義，君子稱其信。夫伯游之恨於齊，未若太公之忿于曹也；宣子之臣承業，未若仁君之繼統也。且君子違難不適讎國，交絕不出惡聲，

況忘先人之讎，棄親戚之好，而爲萬世之戒，遺同盟之恥哉！蠻夷戎狄，將有誚讓之言，況我族類而不痛心邪！夫欲立竹帛於當時，全宗祀於一世，豈宜同生分謗，爭校得失乎？若冀州有不弟之傲，無慚順之節，仁君當降志辱身，以濟事爲務。事定之後，使天下平其曲直，不亦爲高義邪？今仁君見憎於夫人，未若鄭莊之於姜氏；昆弟之嫌，未若重華之於象敖。然莊公卒從大隧之樂，象敖終受有鼻之封。願捐棄百疴，追攝舊義，復爲母子昆弟如初。今整勒士馬，瞻望鵠立。

《後漢書·袁紹傳》，並注云：「書見《王粲集》。」

天篤降害，禍難殷流，尊公殂殞，四海悼心。賢胤承統，遐邇屬望，咸欲展布旅力，以投盟主，雖亡之日，猶存之願也。何寤青蠅飛於干旄，無極游於二壘，使股肱分爲二體，背脊絕爲異身！昔三王五伯，下及戰國，父子相殘，蓋有之矣。然或欲以成王業，或欲以定霸功，或欲以顯宗主，或欲以固冢嗣，未有棄親卽異，扞其本根，而能崇業濟功，垂祚後世者也。若齊襄復九世之讎，士匄卒荀偃之事，是故《春秋》美其義，君子稱其信。夫伯游之恨於齊，未若太公之忿曹；宣子之承業，未若仁君之繼統也。且君子之違難不適讎國，豈可忘先君之怨，棄至親之好，爲萬世之戒，遺同盟之恥哉！冀州不弟之傲，既已然矣。仁君當降志辱身，以匡國爲務；雖見憎於夫人，未若鄭莊之於姜氏；兄弟之嫌，未若重華之於象傲也。然莊公有大隧之樂，象受有鼻之封。願棄捐前忿，遠思舊義，復爲母子昆弟如初。《三國志·袁

紹傳《裴注》引《魏氏春秋》，與《後漢書》小異，今並錄之。

## 爲劉荊州與袁尚書

表頓首頓首，將軍麾下。勤整六師，芟討暴虐，戎馬廝養，罄無不宜，甚善甚善！河山阻限，狼虎當路，雖遣驛使，或至或否，□使引領，告而莫達。初聞郭公則、辛仲治通內外之言，造交遘之隙，使士民不協，姦釁並作，聞之愕然，爲增忿怒〔一〕。校尉劉堅、皇河、田買等前後到荊〔二〕，得二月六日所起書，又得賢兄貴弟顯雍及審別駕書，陳叙事變本末之理，知變起辛、郭，禍結同生，追闕伯、實沈之蹤，忘《棠棣》死喪之義〔三〕，親尋干戈，僵尸流血〔四〕，聞之哽咽，若存若亡〔五〕。乃追案書傳，思與古比。昔軒轅有涿鹿之戰，周公有商、奄之軍〔六〕，皆所以翦除災害而定王業者也〔七〕，非強弱之爭，喜怒之忿也。是故雖滅親不爲尤，誅兄不傷義也。今二君初承洪業，纂繼前軌，進有國家傾危之慮，退有先公遺恨之負，當惟曹是務〔八〕，不爭雄雌之勢，惟國是康，不計曲直之利。雖蒙塵垢罪，賤爲隸圉，析人汙泥，猶當降志辱身，方以定事爲計。何者？夫金木水火，以剛柔相濟，然後克得其和，能爲民用。若使金與金相迕，火與火相爛，則焦然摧折，俱不得其所也。今青州天性峭急〔九〕，迷於目前，曲直是非，昭然可見。仁君智數弘大〔一〇〕，綽有餘裕，當以大包小，以優容劣，歸是

於此，乃道教之和，義士之行也。縱不能爾，有難忍之忿，且當先除曹操，以卒先公之恨<sup>〔二〕</sup>；事定之後，乃議兄弟之怨，使記注之士，定曲直之評，不亦上策邪？且初天下起兵，以尊門爲主，是以衆寡喁喁，莫不樂袁氏之大也。今雖分裂，有存有亡，嚮然景附，未有革心。若仁君兄弟，能悔前之繆，克己復禮<sup>〔三〕</sup>，以從所歡，則弱者自以爲強，危者自以爲寧；誠欲勦力長驅<sup>〔四〕</sup>，共獎王室，雖亡之日，猶存之願，則伊周不足參，五伯不足六也。若使迷而不返，遂而不改<sup>〔五〕</sup>，則戎狄蠻夷將有誚讓之言，況我同盟，復能勦力爲君之役哉？則是太公墳壠，將有汗池之禍，夫人弱小，將有滅族之變。彼之與此，豈可同日而論之哉？且行違道以自存，猶尚不可，況失義以自亡，而遺敵之禽哉？此韓盧、東郭自困於前，而遺田父之獲也。昔齊公孫竈卒，晏子知子期之不免也，故曰：「二惠競爽猶可，又弱一個，姜氏危哉！」表與劉左將軍及北海孫公佑共說此事，未嘗不痛心入骨，相爲悲傷也。今整勒士馬，憤踊鶴立<sup>〔六〕</sup>，冀聞和同之聲，約一舉之期，故復遣信并與青州書。若其泰也，則袁族其與漢升降乎？若其否也，則同盟永無望矣！臨書愴恨，不知所言！劉表頓首。章樵注本《古文苑》十，韓元吉本無。又見《後漢書·袁紹傳》注引《魏氏春秋》，李賢注云「書見《王粲集》」。又見《三國志·袁紹傳》裴注引《魏氏春秋》。一二注並有刪節。

〔一〕「忿怒」，影宋本《古文苑》誤作「忿定」，今據張本及嚴本改。

〔二〕「到荆」，影宋本《古文苑》誤作「到到」，今據張本及嚴本改。

〔三〕「棠棣」，《後漢書》、《三國志》二注均作「常棣」。

〔四〕「僵尸」，影宋本《古文苑》作「僵屍」，今據《後漢書》、《三國志》二注改。

〔五〕「若存若亡」，《三國志》注作「雖存若亡」。

〔六〕「軍」，《後漢書》、《三國志》二注均作「師」。

〔七〕「災害」，《後漢書》、《三國志》二注均作「穢害」。

〔八〕「惟曹是務」，「曹」下影宋本《古文苑》原有「氏」字，王先謙《後漢書集解》引惠棟說，謂：「曹，衆也。」《王粲集》云：

『惟曹氏是務。』此後人妄加。《後漢書》注正無「氏」字，今據刪。《三國志》注作「惟義是務」。

〔九〕「天性」，守山閣本《古文苑》作「天情」。

〔一〇〕「智數弘大」，《後漢書》、《三國志》二注均作「度數弘廣」。

〔一一〕「卒」，《後漢書》注作「平」。「公」下原無「之」字，今據《後漢書》、《三國志》二注補。

〔一二〕「克」上，《後漢書》、《三國志》二注均有「留神遠圖」四字。

〔一三〕「戮力」，《後漢書》注作「振旅」，《三國志》注作「振旆」。按「旆」乃「旆」之異體。

〔一四〕「遂」，《後漢書》注作「遵」，《三國志》注作「違」。

〔一五〕「鶴立」，《後漢書》、《三國志》二注均作「鶴望」。

## 爲荀彧與孫權檄

故使周曜、管容、李恕、張涉、陳光勳之徒〔一〕，將帥戰士，就渤海七八百里，陰習舟楫〔二〕。四年之內，無日休解。今皆擊擢若飛，回柁若環。〔北堂書鈔〕一百三十七、一百三十八

〔一〕「故使」十五字，陳本《書鈔》作「昨令」。

〔二〕「陰習」，陳本《書鈔》作「演習」。

# 王粲集卷三

## 七釋

潛虛丈人違世遁俗，恬淡清玄，渾沌淳樸。薄禮愚學，無爲無欲。均同死生，混齊榮辱。於是□□大夫聞而歎曰：「蓋聞君子不以志易道，不以身後時，進德修業，與世同理。今子深藏其身，高栖其志，外無所營，內無所事。」《藝文類聚》五十七

道在養志實氣。將定其氣，莫先五味。《北堂書鈔》一百四十二

凍縹玄酎，醴白腐清。《北堂書鈔》一百四十八

霜熊之掌，文鹿之茸。《北堂書鈔》一百四十二

龜羹蠟臠〔一〕，晨鳧宿鷄。五黃擣珍，□腸□□。《北堂書鈔》一百四十二、一百四十四、《太平御覽》八百

六十一

肴以多品，羞以珍名。脯鮪桂蠹，石璣瓊晶。鼈寒鮑熱，異和殊馨。《北堂書鈔》一百四十二

〔乃有〕西旅游梁〔二〕，御宿青粲。瓜州紅臠，參糅相半。軟滑膏潤，人口流散。《北堂書鈔》一

百四十四、一百四十二、《初學記》二十六、《太平御覽》八百五十

邯鄲才女，三齊巧士。名唱秘舞，承閑並理。七盤陳於廣庭，疇人儼其齊俟。〔掄皓袖以振策〔三〕，竦并足而軒跼。邪睨鼓下，伉音赴節。安翹足以徐擊，馭頓身而傾折。〕翩翩微霍，亂精蕩神。巴渝代起，鞞鐸響振。《藝文類聚》五十七、《北堂書鈔》一百十一、一百十二、《文選》十七、《文

賦》注、《舞賦》注

農功既登，玄陰戒寒。乃致衆庶，大獵中原。植旌拊表〔四〕，班授行曲。絙綱連罫，彌山跨谷。〔流鋒四射〔五〕，畢罕橫厲。奮千戈而捎繫，弛鷹犬以搏噬。〕弦不虛控，矢不徒注〔六〕。

僵禽連積，隕鳥若雨。《藝文類聚》五十七、《太平御覽》三百五十三

麗才美色，希世特立。豐膚曼肌，弱骨纖形。鬢髮玄鬢〔七〕，修項秀頸。紅顏照曜，曄若若榮。戴明中之羽雀，雜華鏘之葳蕤〔八〕。珥照夜之雙璫，煥焞爚以垂暉。《藝文類聚》五十七、《北

堂書鈔》一百三十六

揚娥眉而頤指。《太平御覽》三百六十八

聖人在位，時邁其德。先天弗違，稽若古則。叡哲文明，允恭玄塞。登俊乂於壠畝，舉賢才於仄微。置彼周行，列於邦畿。九德咸事，百僚師師。於是四海之內，咸變時雍，普天率土，比屋可封。是以棲林隱谷之夫，逸迹放言之士，鑒乎有道，貧賤是恥。《藝文類聚》二十七

休風偃物，淳化玄通。《北堂書鈔》十

聲暨海外。同上

- 〔一〕「蟻臙」，《御覽》八百六十一作「蟻臙」。
- 〔二〕「乃有」二字，據《書鈔》一百四十二補。
- 〔三〕「揄皓袖以振策」六句，據《文選》十七傳毅《舞賦》注補。「伉」，影宋本六臣《文選》注作「亢」。
- 〔四〕「拊」，影宋本《藝文》作「拊」，張本、嚴本均作「拊」，今據改。
- 〔五〕「流鋒四射」四句，據影宋本《御覽》三百五十三補。
- 〔六〕「注」，影宋本《藝文》作「往」，與韻不合，嚴本作「注」，今據改。
- 〔七〕「鬢」，張本、嚴本均作「鬢」。
- 〔八〕「鑷」，孔本《書鈔》一百三十六作「銚」。

## 太廟頌〔一〕

思皇烈祖，時邁其德。肇啟洪源，貽宴我則。我休厥成，聿先厥道。丕顯丕欽〔二〕，允時祖考。於穆清廟，翼嚴休徵〔三〕。祁祁髦士，厥德允升。懷想成位，咸奔在宮。無思不若，永觀厥崇〔四〕。

綏庶邦，和四字。九功備，彝樂序。建崇牙，設璧羽。六佾奏〔五〕，八音舉。昭大孝，衍妣祖。念武功，收純祐〔六〕。《初學記》十三

〔一〕影宋本《古文苑》十二章樵注云：「桑集作《顯廟頌》。」按建安十八年，曹操爲魏公，加九錫，始建社稷宗廟，令桑作此頌以享其先祖。是時未敢僭稱，故止曰「顯廟」，此題作「太廟」，當是後人所改。

〔二〕「丕顯」，古香齋《初學記》作「丕明」，影宋本《古文苑》十二作「丕顯」，今據改。按《周書》：「丕顯哉，文王謨。」語本此。蓋《初學記》避唐中宗諱改「顯」爲「明」。

〔三〕「翼翼」，影宋本《古文苑》十二作「翼翼」。

〔四〕「永」，影宋本《古文苑》十二作「允」。

〔五〕「六佾」，古香齋《初學記》作「六拊」，《古文苑》十二作「六佾」，今據改。《三國志·武帝紀》建安十八年五月丙申漢獻帝策命曹操爲魏公曰：「是用錫君軒縣之樂，六佾之舞。」

〔六〕「純祐」，古香齋《初學記》作「醇祐」，影宋本《古文苑》十二作「純祐」，今據改。《詩經·魯頌·閟宮》：「天賜公純嘏。」《箋》云：「純，大也。受福曰嘏。」「祐」、「嘏」同訓「福」。

## 靈壽杖頌

茲杖靈木，以介眉壽。奇幹貞正，不待矯輮。據貞斯直，杖之爰茂。  
《藝文類聚》六十九

## 正考父讚

恂恂正父，應德孔盛。身爲國卿，族則公姓。年在耆耄，三葉聞政。誰能不怠，申慈約

敬。饘粥予口，偃僂受命。名書金鼎，祚及後聖。《初學記》十七

「一」「在」，古香齋本《初學記》作「則」，影宋本《古文苑》十三作「在」，今據改。

## 反金人讚

君子亮直，行不柔辟。友賤不恥，誨焉是益。我能發蹤，彼用遠迹。一言之賜，過乎璵璧。末世不敦，義與茲易。而言匪忠，退有其譴。《藝文類聚》十九

## 難鍾荀太平論

聖莫盛于堯，而洪水方割，丹朱淫虐，四族凶佞矣。帝舜因之，而三苗畔戾矣。禹又因「之」「一」，而防風爲戮矣。此三聖古之所大稱也，繼踵相承，且二百年，而刑罰未嘗一世而乏也。然則此三聖能平「二」，則何世能致之乎？孔子稱曰：「唯上智與下愚不移。」不移者，丹朱、四凶、三苗之謂也。當紂之世，殷罔不小大，好草竊姦宄。周公遷殷頑民於洛邑，其下愚之人，必有之矣。周公之於三聖，不能踰也。三聖有所不化矣，有所不移矣，周公之不能化殷之頑民，所可知也。苟不可移，必或犯罪；罪而弗刑，是失所也；犯而刑之，刑不可錯矣。孟軻有言：「盡信書不如無書。」有大而言之者，刑錯之屬也。豈億兆之民，歷

數十年而無一人犯罪，一物失所哉？謂之無者，盡信書之謂也。《藝文類聚》十一

〔一〕「因之」，影宋本《藝文》原脫「之」字，據文意補。

〔三〕「然則此三聖能平，三聖能平」，下句「聖」字下疑脫「不」字。張本二「平」字皆作「乎」。

## 爵論

依律有奪爵之法。此謂古者爵行之時，民賜爵則喜，奪爵則懼，故可以奪賜而法也。今爵事廢矣，民不知爵者何也。奪之民亦不懼，賜之民亦不喜，是空設文書而無用也。今誠循爵，則上下不失實，而功勞者勸，得古之道，合漢之法。以貨財爲賞者，不可供，以復除爲賞者，租稅損減，以爵爲賞者，民勸而費省〔一〕，故古人重爵也。《藝文類聚》五十一

爵自一級轉登十級而爲列侯，譬猶秩自百石轉遷而至于公也。而近世賞人者，皆不由等級，從無爵封爲列侯也〔二〕。原其所以，爵廢故也。司馬法曰：「賞不踰時。」欲民速得爲善之利也〔三〕。近世爵廢，人有小功無以賞也。乃積累焉，須事足乃封侯〔四〕，非所以速爲而及時也。上觀古昔〔五〕，高祖功臣及白起、衛鞅，皆稍賜爵爲五大夫、客卿、庶長以至於侯，非一頓而封也。夫稍稍賜爵，與功大小相稱而俱登，既得其義，且侯次有緒，使慕進者逐之不倦矣。《太平御覽》百九十八、《北堂書鈔》四十六

〔一〕「費」下影宋本《藝文》原有「者」字，據張本、嚴本刪。

〔二〕影宋本《御覽》原「封」下無「爲」字，「侯」下無「也」字，據陳本《書鈔》四十六補。

〔三〕「得」，影宋本《御覽》作「觀」。嚴本作「得」，文義稍長，今據改。

〔四〕「須」，影宋本《御覽》誤作「頒」，嚴本作「須」，今據改。

〔五〕「昔」，影宋本《御覽》作「比」，今從鮑刻本《御覽》。

## 儒吏論

士同風于朝，農同業於野，雖官職務殊，地氣異宜，然其致功成利，未有相害而不通者也。

〔古者八歲入小學〕〔一〕，學六甲、五方、書計之事；十五入太學，學君臣、朝廷、王事之紀。則文法典藝，具存於此矣。〕至乎末世則不然矣，執法之吏不窺先王之典，搢紳之儒，不通律令之要。彼刀筆之吏，豈生而察刻哉？起於几案之下，長於官曹之間，無溫裕文雅以自潤，雖欲無察刻，弗能得矣。竹帛之儒，豈生而迂緩也？起於講堂之上，遊於鄉校之中，無嚴猛斷割以自裁，雖欲不迂緩，弗能得矣。先王見其如此也，是以博陳其教，輔和民性，達其所壅，祛其所蔽，吏服雅訓，儒通文法，故能寬猛相濟，剛柔自克也〔二〕。《藝文類聚》五十二、《北堂書鈔》七十七、八十三、《太平御覽》六百十三

〔一〕「古者八歲入小學」六句，據影宋本《御覽》六百十三補。「具」，影宋本《御覽》誤作「其」，今據鮑刻本《御覽》改。

〔三〕「自」，影宋本《藝文》作「百」，今據嚴本改。

### 三輔論

湘潛先生，江濱逸老，將集論雲夢，玄公豫焉。先生稱曰：「蓋聞戎不可動，兵不可揚。今劉牧建德垂芳，名烈既彰矣，曷乃稱兵舉衆，殘我波靈〔一〕？」逸老曰：「是何言與？天生五材，金作明威，長沙不軌，敢作亂違。我牧睹其然，乃赫爾發憤，且上征下戰，去暴舉順。州牧之兵，建拂天之旌，鳴振地之鼓，玄胄曜日，犀甲如堵。以此衆戰，孰能嬰御！劉牧之懿，子又未聞乎？履道懷智，休迹顯光，灑掃羣虜，艾撥穢荒。走袁術於西境，馘射貢乎武當，遏孫堅於漢南，追楊定於析商。」《藝文類聚》五十九

〔一〕「波」，影宋本《藝文》作「涉」，據嚴本改。

### 安身論〔一〕

蓋崇德莫盛乎安身〔二〕，安身莫大乎存政〔三〕，存政莫重乎無私，無私莫深乎寡欲。是以君子安其身而後動，易其心而後語，定其交而後〔求〕〔四〕，篤其志而後行。然則動者，吉凶之端也；語者，榮辱之主也；求者，利病之幾也；行者，安危之決也。故君子不妄動也，必適於

道〔五〕；不徒語也，必經於理〔六〕；不苟求也，必造於義〔七〕；不虛行也，必由於正〔八〕。夫然，用能免或繫之凶〔九〕，享自天之祐〔一〇〕。故身不安則殆，言不順則悖，交不審則惑，行不篤則危。四者存乎中，則患憂接乎外矣。憂患之接，必生於自私，而興於有欲。自私者不能成其私，有欲者不能濟其欲，理之至也。 《藝文類聚》二十三

〔一〕《困學紀聞》十七翁元圻注云：「《晉書·潘尼傳》載尼著《安身論》，與此文同，《類聚》王粲著，未知孰是。」

〔二〕「盛」，《晉書·潘尼傳》作「大」。

〔三〕「大」，《晉書·潘尼傳》作「尚」。

〔四〕「後」下影宋本《藝文》原脫「求篤其志而後」六字，今據《晉書·潘尼傳》補。

〔五〕「必」上《晉書·潘尼傳》有「動」字。

〔六〕「必」上《晉書·潘尼傳》有「語」字。

〔七〕「必」上《晉書·潘尼傳》有「求」字。

〔八〕「必」上《晉書·潘尼傳》有「行」字。

〔九〕「繫」，影宋本《藝文》原作「擊」，據《晉書·潘尼傳》改。

〔一〇〕「享」，影宋本《藝文》原作「厚」，據《晉書·潘尼傳》改。

## 務本論

古者之理國也，以本爲務。八政之於民也，以食爲首。是以黎民時雍，降福孔皆也〔一〕。故仰

司星辰以審其時，俯耕籍田以率其力，封祀農稷以神其事，祈穀報年以寵其功。設農師以監之，置田峻以董之，黍稷茂則喜而受賞，田不墾則怒而加罰。都不得有伏民〔二〕，室不得有懸耜〔三〕。野積踰冬，奪者無罪，場功過限，竊者不刑，所以競之於閉藏也。先王籍田以力，任力以夫，議其老幼，度其遠近，種有常時，耘有常節，收有常期，此賞罰之本。種不當時，耘不及節，收不應期者，必加其罰；苗實踰等，必加其賞也。農益地辟，則吏受大賞也；農損地狹〔四〕，則吏受重罰。天火之焚人也〔五〕，甚於怠農；慎火之力也，輕於耘耜〔六〕。通邑大都，有嚴令則火稀，無嚴令則燒者數，非賞罰不能濟也。《藝文類聚》六十五。末世之吏，負青旛而布春令〔七〕，有勸農之名，無賞罰之實。《北堂書鈔》一百二十、七十七、一百五十四

〔一〕「孔皆」，張本作「孔嘉」。

〔二〕「伏民」，張本、嚴本均作「游民」。

〔三〕「耜」，影宋本《藝文》作「耜」，張本、嚴本均作「耜」，今據改。

〔四〕「狹」，影宋本《藝文》誤作「挾」，據張本改。

〔五〕「焚」，嚴本作「災」。

〔六〕「耘耜」，影宋本《藝文》作「耜耘」，今據張本改。

〔七〕「布春令」，孔本《書鈔》作「令春」，陳本《書鈔》一百五十四同，陳本《書鈔》一百二十作「布春令」，今從之。

### 荊州文學記官志〔一〕

有漢荊州牧劉君〔稽古若時，將紹厥績，乃稱曰〔三〕〕：於先王之爲世也，則象天地，軌儀憲極，設教導化，敍經志業，用建雍泮焉，立師保焉，作爲禮樂以節其性，表陳載籍以持其德。上知所以臨下，下知所以事上，官不失守，民聽無悖〔三〕，然後太階平焉。〔故曰物生而蒙〔四〕，事屯而養，天造草昧，屯而養之。利有攸適，猶金之銷鑪，水之從器也。是以聖人實之於文，鑄之於學。〕夫文學也者，人倫之首，大教之本也。乃命五業從事宋衷新作文學〔五〕，延朋徒焉，宣德音以贊之，降嘉禮以勸之，五載之間，道化大行。耆德故老綦母闔等負書荷器自遠而至者，三百餘人。於是童幼猛進，武人革面，總角佩鱗，委介免胄，比肩繼踵，川逝泉涌，豐豐如也，兢兢如也。遂訓六經，講禮物，諧八音，協律呂，修紀曆，理刑法，六略咸秩，百氏備矣。

天降純嘏，有所底授。臻於我君，受命既茂。南牧是建，荆衡作守。時邁淳德，宣其丕繇。厥繇伊何？四國交阻。乃赫斯威，爰整其旅。虔夷不若，屢戡寇侮。誕啟洪軌，敦崇聖緒。典墳既章，禮樂咸舉，濟濟搢紳，盛茲階宇。祁祁髦俊，亦集爰處。和化普暢，休徵時敍。品物宣育，百穀繁蕪。勳格皇穹，聲被四字。〔藝文類聚〕三十八、〔太平御覽〕六百七

〔一〕此題影宋本《御覽》作「荊州文學官志」。

〔二〕「有漢荊州牧」至「乃稱曰」，影宋本《藝文》作「有漢荊州牧曰劉君稱曰」，今據影宋本《御覽》六百七增補。

〔三〕「聽」，影宋本《藝文》作「德」，今據影宋本《御覽》六百七改。

〔四〕「故曰物生而蒙」九句，據鮑刻本《御覽》六百七補。

〔五〕「宋衷」影宋本《藝文》誤作「宋哀」，今據嚴本改正。

## 倣連珠

臣聞明主之舉也〔一〕，不待近習；聖君用人，不拘毀譽。故呂尚一見而爲師，陳平烏集而爲輔。

臣聞記功誌過，君臣之道也；不念舊惡，賢人之業也。是以齊用管仲而霸功立，秦任孟明而晉恥雪。

臣聞振鷺雖材，非六翮無以翔四海；帝王雖賢，非良臣無以濟天下。

臣聞觀於明鏡，則疵瑕不滯於軀；聽於直言，則過行不累乎身。《藝文類聚》五十七

〔一〕「舉也」，陳本《書鈔》一百二作「舉士」。

## 蕤賓鐘銘

有魏匡國，誕成天功。底綏六合，纂定庶邦。承民靡戾，休徵惟同。皇命孔昭，造茲衡鐘。紀之以三，平之以六。度量允嘉，氣齊允淑。表聲韶和，民聽以睦。時作蕤賓，永享遐福。

古文苑卷十三章樵注引

## 無射鐘銘〔一〕

有魏匡國，成功允章。格于上下，光于四方。休徵時序，人說時康。造茲衡鍾，有命自皇。三以紀之，六以平之。厥量孔嘉，厥齊孔時。音聲和協，人德同熙。聽之無射，用以啟期。

初學記卷十六

〔一〕案古香齋本《初學記》「無射」作「蕤賓」。今依銘文改。

## 硯銘

昔在皇頡，爰初書契，以代結繩。民察官理，庶績誕興。在世季末，華藻流淫。文不寫行，書不盡心。淳樸澆散，俗以崩沈。墨運輸染〔一〕，榮辱是若。念茲在茲，惟玄是宅。藝文類

琰五十八、《初學記》二十一

〔一〕「翰染」，影宋本《藝文》誤作「翰藻」，據古香齋本《初學記》二十一改。

## 刀銘

侍中、關內侯臣粲言：奉命作刀銘，及示以其敍二報誠必朝氏之刀，而張常爲工矣。輒思作銘，謹奉陋不足覽。

相時陰陽，制茲利兵。和諸色劑，考諸濁清。灌辟以數〔一〕，質象有呈〔二〕。附反載穎，舒中錯形。陸剗犀兕，水截鯢鯨。君子服之，式章威靈。無日不虞，戒不在明。《古文苑》十三、《藝文

類聚》六十、《文選·七命》注、《初學記》二十一、《太平御覽》三百四十六

〔一〕「辟」，影宋本《古文苑》作「襲」，據《文選》三十五張載《七命》注改。

〔二〕「有」，《文選》三十五張載《七命》注作「以」。

## 弔夷齊文

歲旻秋之仲月，從王師以南征。濟河津而長驅，踰芒阜之崢嶸。覽首陽於東隅，見孤竹之遺靈。心於悒而感懷，意惆悵而不平。望壇宇而遙弔，抑悲古之幽情。知養老之可歸，忘

除暴之爲世〔一〕。絜己躬以聘志，愆聖哲之大倫。忘舊惡而希古，退採薇以窮居。守聖人之清概，要既死而不渝。厲清風於貪士，立果志於懦夫。到于今而見稱，爲作者之表符。雖不同於大道，合尼父之所譽〔二〕。《藝文類聚》三十七

〔一〕「世」，與上下韻不協，疑誤。張本作「仁」，嚴本作「念」。

〔二〕「合」，《藝文》誤作「今」，據嚴本改。

# 王粲集補遺

## 贈文叔良詩

溫溫恭人，稟道之極。《文選》二十顏延之《皇太子釋奠會作詩》李善注

## 贈楊德祖詩

我君餞之，其樂洩洩。《顏氏家訓·文章篇》

## 從軍詩

樓船凌洪波，尋戈刺辟虜。《太平御覽》三百五十一

被羽在先登，甘心除國疾。《文選》二十七王粲《從軍詩》李善注

## 失題

白露沾衣。《文選》二十三阮籍《詠懷詩》李善注

探懷授所歡，願醉不顧身。《文選》二十五謝靈運《還舊園作見顏范二中書詩》李善注

### 思征賦〔一〕

在建安之二八，星步次於箕維。《文選》四十六顏延之《三月三日曲水詩序》李善注

〔一〕此篇疑即曹丕《典論·論文》所云《征思賦》。

### 七釋

濯身乎滄浪，振衣乎高嶽。《文選》二十一左思《詠史詩》李善注

### 鐘銘〔一〕

蕤賓鐘，建安二十一年九月十七日作〔二〕，重二千八百鈞十有二斤〔三〕。

無射鐘，建安二十一年九月十七日作，重三千五百鈞有八斤。《北堂書鈔》一百八

〔一〕此所云「鐘銘」蓋蕤賓、無射二鐘銘之序。又《文選》六左思《魏都賦》劉逵注引《鐘簾銘》云：「惟魏四年，歲在丙申，

龍次大火，五月丙寅作蕤賓鐘，又作無射鐘。」魏四年即建安二十一年。劉逵不明作者爲誰，張氏以爲王粲作，入于文集中，今姑錄以備考。

〔二〕「建安」十二字，陳禹謨本《書鈔》作「建安中作」四字。下無射鐘銘序同。

〔三〕「百八」，陳本《書鈔》作「八百」。

## 阮元瑜誄〔一〕

既登宰朝，充我秘府。允司文章，爰及軍旅。庶績維殷，簡書如雨。強力成敏，事至則舉。

《北堂書鈔》一百三

〔一〕《書鈔》引題原作「王傑集阮瑜誄」，當係「王粲集阮元瑜誄」之誤。

## 尚書問〔一〕

（王粲稱）伊、洛已東，淮、漢之北，「康成」一人而已，莫不宗焉。咸云先儒多闕，鄭氏道備。粲竊嗟怪，因求其學，得《尚書注》。退而思之，以盡其意。意皆盡矣，所疑之者，猶未喻焉。  
《舊唐書》一百二《元行沖傳》載《釋疑》

〔一〕王應麟謂此卽是《顏氏家訓》所云「《王粲集》中難鄭玄《尚書》事。」姚振宗《後漢·藝文志》著錄王粲《尚書問》二卷，云：「元行沖言此二卷嘗編入本集，其後鄭氏弟子田瓊、韓益有《釋問》四卷，見隋、唐《志》，卽爲此書而作。」



# 附錄一

## 英雄記

魏王 粲撰  
清黃 奭輯

## 曹操

曹操與劉備密言，備泄之於袁紹，紹知操有圖己之意〔一〕。操自咋其舌流血，以失言戒後世。《藝文》十七。又《御覽》三百六十七

建安中，曹操於南皮攻袁譚，斬之。操作鼓吹，自稱萬歲，於馬上舞〔二〕。十二年，攻烏桓，頓，一戰，斬蹋頓首，繫馬鞍，於馬拊舞。《御覽》五百七十四。又《水經·大遼水》注引「曹操於是擊馬鞍〔三〕」，於馬上作十片」。語有脫誤。

曹操進軍至江上，欲從赤壁渡江。無船，作竹棹，使部曲乘之。從漢水來，下大江，注浦口。未即渡。周瑜又夜密使輕舸百艘，燒棹。操乃夜走〔四〕。《御覽》七百七十一

曹公赤壁之敗，至雲夢大澤，遇大霧，迷道。《書鈔》一百五十一。又《初學記》卷二引無「之」字，「至」作「行」，「澤」下有「中」字，「迷道」作「迷失道路」。

建安七年，鄴中大飢，米一斛二萬錢。《御覽》三十五

〔一〕「圖己」，影宋本《御覽》作「圖國」。

〔二〕影宋本《御覽》三百五引此條止于「於馬上舞」，「舞」下有「也」字。

〔三〕「擊」，影印《永樂大典》本《水經注》作「繫」。

〔四〕此條又見於周瑜名下，文稍簡略。

### 曹純

純字子和，年十四而喪父，與同產兄仁別居。承父業，富於財，僮僕人客以百數。純綱紀督御，不失其理，鄉里咸以爲能。好學問，敬愛學士，學士多歸焉，由是爲遠近所稱。年十八，爲黃門侍郎。二十，從太祖到襄邑募兵，遂常從征戰。《魏志·曹仁傳》注。又《藝文》四十八引「曹純字子和，年十六，爲黃門侍郎」。又《御覽》二百二十一引同《藝文》。又三百八十四引「曹純字子和，年十四，喪父，業富於財，使人僮僕以百數，純綱紀督御之，不失其理。好樂學問，敬愛學士，學士多歸焉，由是爲遠近所稱。年十六，爲黃門郎」。案「太祖」二字係後人所改，粲時不得稱太祖，當稱曹公。

### 周毖 伍瓊

毖字仲遠，武威人。瓊字德瑜，汝南人。《魏志·董卓傳》注。又《後漢書·董卓傳》注引無「汝南人」三字。

### 桥瑁

瑁字元偉〔一〕，玄族子。先爲兗州刺史，甚有威惠。《魏志·武帝紀》注。又《後漢書·袁紹傳》注引「瑁」上「玄」上並有「橋」字。

〔一〕「偉」，《後漢書·袁紹傳》注引作「瑋」。

### 董卓

卓父君雅，由微官爲潁川綸氏尉。有三子：長子擢，字孟高，早卒；次卽卓；卓弟旻，字叔穎。

《魏志·董卓傳》注

卓數討羌、胡，前後百餘戰。同上

河南中部掾閔貢，扶帝及陳留王上至雒舍止。帝獨乘一馬，陳留王與貢共乘一馬，從雒舍南行。公卿百官奉迎於北芒阪下，故太尉崔烈在前導。卓將步騎數千來迎，烈呵使避。卓罵烈曰：「晝夜三百里來，何云避，我不能斷卿頭邪？」前見帝曰：「陛下令常侍小黃門作亂，乃爾，以取禍敗，爲負不小邪？」又趨陳留王曰：「我董卓也，從我抱來。」乃於貢抱中取王。同上。下又注云：「《英雄記》曰：『一本云王不就卓抱，卓與王併馬而行也。』」

董卓謂王允曰：「欲得一快司隸校尉，誰可作者？」允曰：「唯有蓋勳元、固京兆耳！」卓曰：「此明智有餘，不可假以雄職。」《御覽》二百五十

董卓攻得李昊、張安畢圭苑中〔一〕，生烹之。二人臨人鼎，相謂曰：「不同日生，乃同日烹。」  
《御覽》六百四十五

董卓在顯陽苑，請官僚共議，欲有廢立，謂袁紹曰：「劉氏之種，不足復遺。」袁紹曰：「漢家君天下四百許年，恩澤深渥，兆民戴之，恐衆不從公議。」卓曰：「天下之事，豈不在我！我令爲之，誰敢不從！」紹曰：「天下健者，不唯董公！」紹請立觀之，橫刀長揖而去，坐中皆驚愕。時卓新至，見紹大家，故不敢害之。《後漢書·袁紹傳》注引「紹揖卓去，坐中驚愕。卓新至，見紹大家，故不敢害。」卓於是遂策廢皇太后，遷之永安宮，其夜崩。廢皇帝史侯爲弘農王，立陳留王爲皇帝。卓聞東方州郡謀欲舉兵，恐其以弘農王爲主。乃置王閣上，薦之以棘，召王太傅責問之曰：「弘農王病困，何故不白？」遂遣兵，迫守太醫致藥，卽日，弘農王及妃唐氏皆薨。《御覽》九十二卓侍妾懷抱中子，皆封侯，弄以金紫。孫女名白，時尚未笄，封爲渭陽君。於郿城東起壇，從廣二丈餘，高五六尺，使白乘軒金華青蓋車，都尉、中郎將、刺史二千石在郿者，各令乘軒簪筆，爲白導從，之壇上，使兄子璜爲使者，授印綬。《魏志·董卓傳》注。又《御覽》二百二引「董卓孫女

名白，於郿城「下無「東」字，「白乘」下無「軒」字，未有「也」字。

郿去長安二百六十里。同上

時有謠言曰：「千里草，何青青，十日卜，猶不生。」又作《董逃》之歌。又有道士書布爲「呂

字，以示卓，卓不知其爲呂布也。卓當人會，陳列步騎，自營至宮，朝服導引其中。馬躡不前，卓心怪欲止。布勸使行，乃衷甲而入。卓既死，當時日月清淨，微風不起，旻、璜等及宗族老弱悉在郿，皆還，爲其羣下所斫射。卓母年九十，走至塢門曰：「乞脫我死！」卽斬首。袁氏門生故吏，改殯諸袁死於郿者，斂聚董氏尸於其側而焚之。暴卓尸於市。卓素肥，膏流浸地，草爲之丹。守尸吏暝以爲大炷，置卓臍中以爲燈，光明達旦，如是積日。後卓故部曲收所燒者灰，并以一棺棺之，葬於郿。卓塢中金有一二三萬斤，銀八九萬斤，珠玉錦綺奇玩雜物皆山崇阜積，不可知數。《魏志·董卓傳》注。又《後漢書·董卓傳》注引作「有道士書布以爲『呂』字，將以示卓，卓不知其爲呂布也」。又引：「卓母年九十，走至塢門曰：『乞脫我死！』卽時斬首」。又《藝文》八十二引作「董卓郿塢有金二三萬斤」。《御覽》八百十一、《事類賦·金》引同《御覽》，並無「郿」字。

昔大人見臨洮而銅人鑄，臨洮生卓而銅人毀，世有卓而大亂作，大亂作而卓身滅，抑有以也。《魏志·董卓論》注

京師謠歌咸言「河臘叢進」，獻帝臘日生也。《風俗通》曰：「烏臘烏臘。」案逆臣董卓，滔天虐民，窮凶極惡。關東舉兵欲共誅之，轉相顧望，莫肯先進，處處停兵，數十萬若烏臘蟲相隨，橫取之矣。《後漢書·五行志》一注

太祖作《董卓歌》辭云：「德行不虧缺，變故自難常。鄭康成行酒，伏地氣絕；郭景圖命盡於

園桑。」《魏志·袁紹傳》注。按歌辭不合董卓，疑有誤。

〔一〕「畢圭苑」，原本作「畢生范」。黃氏校云：「『生』疑於『字』之訛，鮑刻本『生』作『圭』，『范』作『苑』。」則鮑刻本作「畢圭苑」。按《後漢書·靈帝紀》「光和二年作畢圭、靈昆苑」，又《後漢書·董卓傳》「卓自屯畢圭苑中」，「畢」即「畢」之異體，是「畢圭苑」爲地名，鮑刻本不誤。影宋本《御覽》亦作「畢圭苑」，今據改，并刪黃氏校語。

### 何苗

苗，太后之同母兄，先嫁朱氏之子。語有脫誤。進部曲將吳匡，素怨苗不與進同心，又疑其與宦官通謀，乃令軍中曰：「殺大將軍者，車騎也。」遂引兵與卓弟旻共攻殺苗於朱爵闕下。《魏志·董卓傳》注

卓欲震威，侍御史擾龍宗詣卓白事，不解劍，立搃殺之，京師震動。發何苗棺，出其尸，枝解節棄於道邊。又收苗母舞陽君，殺之，棄尸於苑枳落中，不復收斂。同上

### 李傕 郭汜

傕，北地人。汜，張掖人，一名多。《魏志·董卓傳》注。又《後漢書·董卓傳》注引「傕，北地人」。

李傕等相攻戰，長安中盜賊不禁，白日虜掠。是時，穀一斛五十萬，豆麥二萬〔一〕，人相食啖，白骨委積，臭穢滿路。《御覽》三十五。又《書鈔》一百五十六陳禹謨補引「李傕」至「人相食」。

〔一〕「穀一斛五十萬，豆麥二萬」，孔廣陶本《書鈔》作「穀一斛五千萬，豆麥一斛二十萬。」

楊奉 韓暹

備劉備誘奉與相見，因於坐上執之。暹失奉勢孤，時欲走還并州，爲杼秋屯帥張宣所邀殺。  
《魏志·董卓傳》注

丁原

原字建陽，本出自寒家，爲人粗略有武勇，善騎射。爲南縣吏〔一〕，受使不辭難，有警急，追寇虜輒在其前。裁知書，少有吏用。《魏志·呂布傳》注。又《後漢書·董卓傳》注引至「輒在前」止，無「本出自寒家」句，「勇」上無「武」字，「射」上無「騎」字，無「爲南縣吏」四字，「辭」下無「難」字，無末七字。

〔一〕「南」下疑有脫文，《續漢志》無南縣。

呂布

郭汜在城北。布開城門將兵就汜，言「且却兵，但身決勝負。」汜、布乃獨共對戰。布以矛刺中汜，汜後騎遂前救汜，汜、布遂各兩罷。《魏志·呂布傳》注

諸書，布以四月二十三日殺卓，六月一日敗走。時又無閏，不及六旬〔一〕。同上

呂布刺殺董卓，與李傕戰，敗，乃將數百騎，以卓頭繫馬鞍，走出武關。《御覽》三百五十八

王允誅董卓，卓部將李傕、郭汜不自安，遂合謀攻圍長安。城陷，呂布奔走。布駐馬青瑣門外，招允曰：「公可以去乎？」允曰：「若國家社稷之靈，上安國家，吾之願也。如其不獲，則奉身以死之。」《御覽》四百十七

布自以有功於袁氏，輕傲紹下諸將，以爲擅相署置，不足貴也。布求還洛，紹假布司隸校尉。外言當遣，內欲殺布。明日當發，紹遣甲士三十人，辭以送布。布使止於帳側，僞使人於帳中鼓箏。紹兵卧，布無何出帳去，而兵不覺。夜半兵起，亂砍布牀被，謂爲已死。明日，紹訊問，知布尚在，乃閉城門。布遂引去。《魏志·呂布傳》注。又《後漢書·臧洪傳》注引，自「布求還洛」，止於「帳側」，上無「布使」二字，「謂」下無「爲」字〔二〕，「明日」作「明旦」。

呂布詣袁紹。紹患布，欲殺之。遣三十六兵被鎧迎布，使著帳邊卧。布知之，使於帳中鼓箏。諸兵卧，布出帳去，兵不覺也。《藝文》四十四。按與《魏志·呂布傳》注、《後漢·臧洪傳》注所引不同。

呂布詣袁紹，紹患之。布不自安，因求還洛陽，紹聽之。承制使領校尉，遣壯士送布，而陰殺之。布疑其圖己，乃使人鼓箏於帳中，潛自遁去。夜中兵起，而布已亡。紹聞，懼爲患，募追之，皆莫敢近，遂復歸。《御覽》五百七十六。按所引又與《藝文》各別。

布見備，甚敬之，謂備曰：「我與卿同邊地人也。布見關東起兵，欲誅董卓。布殺卓東出，關東諸將無安布者，皆欲殺布耳。」請備於帳中坐婦牀上，令婦向拜，酌酒飲食，名備爲弟。備見布語言無常，外然之而內不說。《魏志·張邈傳》注

布初入徐州，書與袁術。術報書曰：「昔董卓作亂，破壞王室，禍害術門戶。術舉兵關東，未能屠裂卓。將軍誅卓，送其頭首，爲術掃滅讎恥，使術明目於當世，死生不愧，其功一也。昔將金元休向兗州，甫詣封丘，爲曹操逆所拒破，流離迸走，幾至滅亡。將軍破兗州，術復明目於遐邇，其功二也。術生年已來，不聞天下有劉備，備乃舉兵與術對戰。術憑將軍威靈，得以破備，其功三也。將軍有三大功在術，術雖不敏，奉以生死。將軍連年攻戰，軍糧苦少，今送米二十萬斛，迎接道路，非直此止，當駱驛復致。若兵器戰具，它所乏少，大小唯命。」布得書大喜，遂造下邳。《魏志·張邈傳》注

布水陸東下，軍到下邳西四十里。備中郎將丹楊許耽夜遣司馬章誑來詣布，言「張益德與下邳相曹豹共爭，益德殺豹，城中大亂，不相信。丹楊兵有千人屯西白門城內，聞將軍來東，大小踴躍，如復更生。將軍兵向城西門，丹楊軍便開門內將軍矣。」布遂夜進，晨到城下。天明，丹楊兵悉開門內布兵。布於門上坐，步騎放火，大破益德兵，獲備妻子軍資及部曲將吏士家口。同上

建安元年六月夜半時，布將河內郝萌反，將兵入布所治下邳府，詣廳事閣外，同聲大呼攻閣，閣堅不得入。布不知反者爲誰，直牽婦，科頭袒衣相，將從溷上排壁出，詣都督高順營，直排順門入。順問：「將軍有所隱不？」布言：「河內兒聲。」順言：「此郝萌也。」順卽嚴兵入府，弓弩並射萌衆，萌衆亂走，天明還故營。萌將曹性反萌，與對戰。萌刺傷性，性砍萌一臂。順砍萌首，牀輿性，送詣布。布問性，言：「萌受袁術謀。」性言：「謀者悉誰？」性言：「陳宮同謀。」時宮在坐上，面赤，傍人悉覺之。布以宮大將，不問也。性言：「萌常以此問，性言呂將軍大將有神，不可擊也，不意萌狂惑不止。」布謂性曰：「卿健兒也！」善養視之。創愈，使安撫萌故營，領其衆。同上初，天子在河東，有手筆版書召布來迎。布軍無畜積，不能自致，遣使上書。朝廷以布爲平東將軍，封平陶侯。使人於山陽界亡失文字，太祖又手書厚加慰勞布，說起迎天子，當平定天下意，并詔書購捕公孫瓚、袁術、韓暹、楊奉等。布大喜，復遣使上書於天子曰：「臣本當迎大駕，知曹操忠孝，奉迎都許。臣前與操交兵，今操保傅陛下，臣爲外將，欲以兵自隨，恐有嫌疑，是以待罪徐州，進退未敢自寧。」答太祖曰：「布獲罪之人，分爲誅首，手命慰勞，厚見褒獎。重見購捕袁術等詔書，布當以命爲效。」太祖更遣奉車都尉王則爲使者，齎詔書，又封平東將軍印綬來拜布。太祖又手書與布曰：「山陽屯送將軍所失大封，國家無好金，孤自取家好金更相爲作印，國家無紫綬，自取所帶紫綬以籍心。將軍所使不良。袁術稱天

子，將軍止之〔三〕，而使不通章。朝廷信將軍，使復重上，以相明忠誠。」布乃遣登奉章謝恩，并以一好綬答太祖。同上

布令韓暹、楊奉取劉備地麥，以爲軍資。〔御覽〕八百三十八

袁術遣將紀靈率步騎二萬攻劉備〔四〕。呂布遣人招備，並請靈等饗飲，謂靈曰：「布性不喜合鬪，但喜解鬪耳。」乃令植戟於營門，彎弓曰：「諸君觀布射戟，小支中者，當解兵；不中，留決鬪。」布一發中戟支，遂罷兵。〔御覽〕七百四十六。又〔書鈔〕一百二十四：劉備屯小沛，袁術遣將紀靈攻

備。呂布曰：「布不喜合鬪〔五〕，但喜解鬪耳。」令門侯於營門中舉一隻戟〔六〕，布言〔七〕：「諸君觀布射戟小支，一發中者，諸君當解去〔八〕，不中者，可留決鬪〔九〕。」布舉弓射戟，正中小支。」

布後又與暹、奉二軍向壽春，水陸並進，所過虜畧。到鍾離，大獲而還。既渡淮北，留書與術曰：「足下恃軍彊盛，常言猛將武士欲相吞滅，每抑止之耳！布雖無勇，虎步淮南，一時之間，足下鼠竄壽春，無出頭者。猛將武士，爲悉何在？足下喜爲大言以誣天下，天下之言安可盡誣？古者兵交，使在其間，造策者非布先唱也。相去不遠，可復相聞。」布渡畢，術自將步騎五千揚兵淮上，布騎皆於水北大哈笑之而還。時有東海蕭建爲琅邪相，治莒，保城自守，不與布通。布與建書曰：「天下舉兵，本以誅董卓耳。布殺卓，來詣關東，欲求兵西迎大駕，光復洛京，諸將自還相攻，莫肯念國。布，五原人也，去徐州五千餘里〔二〇〕，乃在天西北

角，今不不字有誤來共爭天東南之地。莒與下邳相去不遠，宜當共通。君如自遂以爲郡郡作帝，縣縣自王也！昔樂毅攻齊，呼吸下齊七十餘城，唯莒、卽墨二城不下，有田單故也。布雖非樂毅，君亦非田單，可取布書與智者詳共議之。」建得書，卽遣主簿齎牋上禮，貢良馬五匹。建尋爲臧霸所襲破，得建資實。布聞之，自將步騎向莒。高順諫曰：「將軍躬殺董卓，威震夷狄，端坐顧盼，遠近自然畏服，不宜輕自出軍；如或不捷，損名非小。」布不從。霸畏布抄暴，果登城拒守。布不能拔，引還下邳。霸後復與布和。《魏志·張邈傳》注

呂布將兵向莒。臧霸等畏布，發城上以藥箭亂射，中人馬。布不能拔，引還下邳。《書鈔》一百二十五陳禹謨補

呂布使陳登詣曹操，求徐州牧，不得。登還，布怒，拔戟斫几曰：「吾所求無獲，但爲卿父子所賣耳。」登不爲動容，徐對曰：「登見曹公，言『養將軍譬如養虎，當飽其肉，不飽則將嗜人。』」公曰：「不如卿言。譬如養鷹，飢則爲用，飽則颺去。」其言如此。」布意乃解。《御覽》三百

五十二。又《書鈔》一百二十四陳禹謨補引「呂布使陳登詣曹操，求徐州牧，不得。登還，布怒，拔戟斫几曰：『卿父勸吾協同曹公，絕婚公路，今吾所求無一獲，而卿父子並顯重，但爲卿所賣耳。』」

布遣許汜、王楷告急於術。術曰：「布不與我女，理當自敗，何爲復來相聞邪？」汜、楷曰：「明上今不救布，爲自敗耳！布破，明上亦破也。」術時僭號，故呼爲明上。術乃嚴兵爲布作聲

援。又《文選》任彥昇《奏彈曹景宗》注引「袁術嚴兵爲呂布作聲援」。布恐術爲女不至，故不遣兵救也，以綿纏女身，縛著馬上，夜自送女出與術，與太祖守兵相觸，格射不得過，復還城。又《御覽》八百十九引「呂布爲曹公所攻，甚急，乃求救於袁術。術先求布女」，下即接「布恐術爲女不至」云云。布欲令陳宮、高順守城，自將騎斷太祖糧道。布妻謂曰：「將軍自出斷曹公糧道是也。宮、順素不和，將軍一出，宮、順必不同心共守城也，如有蹉跌，將軍當於何自立乎？願將軍諦計之，無爲宮等所誤也。妾昔在長安，已爲將軍所棄，賴得龐舒私藏妾身耳。今不須顧妾也。」布得妻言，愁悶不能自決。《魏志·張邈傳》注。此兩「太祖」亦非當日原文，疑裴氏採入傳時所改。

曹公擒呂布，布顧劉備曰：「玄德卿爲上坐客，我爲降虜，繩縛我急，獨不可一言耶？」操曰：「縛虎不得不急。」曹公欲緩之，備曰：「不可！公不見布事丁建陽、董太師乎？」操憾之。《二》。布曰備曰：「大耳兒最叵信！」《藝文》十七。又《御覽》八百九十二引「曹公擒呂布，顧劉備曰：「玄德卿爲坐上客，我爲降虜。繩縛我急，獨不可一言邪？」操曰：「縛餓虎不得不急。」乃命緩縛布」。又《事類賦·虎》引同《御覽》，「顧」上有「布」字。

布謂太祖曰：「布待諸將厚也，諸將臨急，皆叛布耳。」太祖曰：「卿背妻，愛諸將婦，何以爲厚？」布默然。《魏志·張邈傳》注

「一」此條「時又無聞，不及六句」二句及「諸書」一語疑非《英雄記》本文。按《魏志·董卓傳》：「卓死後六句，布亦敗」文

下裴注云：「臣松之案《英雄記》曰諸書云云，由文意知裴松之因覺傳文與史實不合，而引他書以駁正，故「時又無閏，不及六旬」恐是裴氏就傳文而發之按語。又王粲爲漢末人，其敘漢末事，必不能引諸書以正史實，故疑《英雄記》曰諸書爲《英雄記》諸書曰之倒文。」

〔二〕「謂」字上黃校云：「牀下無被字」，標點本《後漢書·臧洪傳》注「牀下有被字」，故刪去此校語。

〔三〕「止」，盧弼《三國志集解》引陳景雲說云當作「上」。

〔四〕「袁術」前，影宋本《御覽》四百九十六有「呂布字奉先，劉備屯小沛」十字。

〔五〕「喜」，原本作「善」，據陳禹謨本《書鈔》改；「呂布曰」下孔廣陶本《書鈔》作「不好鬪，好解鬪」，「呂布」上有「久之」二字。

〔六〕「令門侯」三字及「隻」字，孔本《書鈔》無。

〔七〕「布言」，孔本《書鈔》無「布」字。

〔八〕「諸君」，原本作「諸軍」，據孔本《書鈔》改。

〔九〕「決鬪」，孔本《書鈔》無「決」字。

〔一〇〕「五」，盧弼《三國志集解》謂當是「三」字之譌。

〔一一〕原本脫此三字，今據影宋本《藝文》補。

### 李叔節

李叔節與弟進先，共在乘氏城中。呂布詣乘氏城下，叔節從城中出詣布。進先不肯出，爲叔節殺數頭肥牛，提數十石酒，作萬枚胡餅，先持勞客。《御覽》八百六十

張楊

楊及部曲諸將，皆受催、汜購募，共圖布。布聞之，謂楊曰：「布，卿州里也。卿殺布，於卿弱。不如賣布，可極得汜、催爵寵。」楊於是外許汜、催，內實保護布。汜、催患之，更下大封詔書，以布爲潁州太守。《魏志·呂布傳》注

楊性仁和，無威刑。下人謀反，發覺，對之涕泣，輒原不問。《魏志·張楊傳》注

高順

順爲人清白有威嚴，不飲酒，不受饋遺。所將七百餘兵，號爲千人，鎧甲鬪具皆精練齊整，每所攻擊無不破者，名爲陷陣營。順每諫布，言：「凡破家亡國，非無忠臣明智者也，但患不見用耳。將軍舉動，不肯詳思，輒喜言誤，誤不可數也。」布知其忠，然不能用。布從郝萌反後，更疏順。以魏續有外內之親，悉奪順所將兵以與續。及當攻戰，故令順將續所領兵，順亦終無恨意。《魏志·張邈傳》注。又《後漢·呂布傳》注引「順爲人不飲酒，不受饋。所將七百餘兵，號爲千人，名陷陣營。布後疏順，奪順所將兵，亦無恨意」。

臧洪

袁紹以臧洪爲東都太守，時曹操圍張超於雍丘。洪始聞超被圍，乃徒跣號泣，並勒所領將赴其難。從紹請兵，而紹竟不聽之。超城遂陷，張氏族滅。洪由是怨紹，絕不與通。紹增兵急攻洪。城中糧盡，廚米二升，使爲薄糜，遍頒衆；又殺其愛妾以食兵將，咸流涕無能仰視。男女七八千，相枕而死，莫有離叛。城陷，生執洪。紹謂曰：「臧洪，何相負若是！今日服未？」洪據地瞋目曰：「諸袁事漢，四世五公，可謂受恩。今王室衰弱，無輔翼之意，而欲因際會，舐望非冀。惜洪力劣，不能推刃爲天下報仇，何爲服乎？」紹乃命殺之。洪邑人陳容在坐，見洪當死，起謂紹曰：「將軍今舉大事，欲爲天下除暴，而先誅忠義，豈合天意？」紹慚，遣人牽出，謂曰：「汝非臧洪儔歟？空復爾爲！」容顧曰：「夫仁義豈有常所？蹈之則君子，背之則小人。今日寧與臧洪同日死，不與將軍同日生！」遂復見殺。在紹坐者，無不歎息。《御覽》四百二十一。又四百十八引無首十一字，於「雍丘」下卽接「臧洪從袁紹請兵，將赴其難，紹不聽之」，「族」下無「滅」字，「不」上無「絕」字，無「城中糧盡」至「又」十六字，無「咸」字，「流涕」下無「無能仰視」至「而死」十三字，「紹謂曰」作「紹問」，「瞋目」作「瞑目」，「衰弱」作「微弱」，無「無輔翼」至「而欲」七字，「劣」作「弱」，下作「不能爲天下推刃執仇」，「乃命」無「乃」字，「舉」上無「今」字，「大事」下無「欲爲天下除暴」句，「遣人」作「使人」，「汝非臧洪儔歟」無「非」二字，下

並同。

### 公孫瓚

公孫瓚字伯珪，爲上計吏。郡太守劉基爲事被徵，伯珪御車到洛陽，身執徒養。基將徙日南，伯珪具豚米於北邙上祭先人，觴醲，祝曰：「昔爲人子，今爲人臣，當詣日南，多瘴氣，恐或不還，與先人辭於此。」再拜，慷慨而起，觀者莫不歎歎。在道得赦，俱還。《御覽》四百二十

二。又五百二十六引無「字伯珪爲」四字，「基」作「其」，下作「以事犯法，檻車徵，伯珪構衣平幘，御車到洛陽」，無「身執徒養」四字，「基將徙」作「其當徙」，「祭先」下無「人」字，「觴」上有「舉」字，「日南」下重「日南」二字，「而起」下作「其時州里人在京師者，送行見之，及觀者莫不歎歎」。又六百八十七引「公孫瓚字伯珪，上計吏。郡太守劉基以事公車徵，伯珪構衣平幘，御車洛陽，身執徒養」。

公孫伯珪追討叛胡邱力居等於管子城〔一〕，伯珪力戰，兵乏食，馬盡，煮弩楯啖食之。《御覽》三百五十七

公孫瓚與諸屬郡縣〔二〕，每至節會，屠牛作脯〔三〕，每酒一觴，致脯一豆。《書鈔》一百四十五陳禹

謨補

公孫瓚與破虜校尉鄒靖俱追胡，靖爲所圍，瓚迴師奔救，胡卽破散，解靖之圍。乘勝窮追，日入之後，把炬逐北。《御覽》八百七十

瓚每與虜戰，常乘白馬，追不虛發，數獲戎捷。虜相告云：「當避白馬。」因虜所忌，簡其白馬數千匹，選騎射之士，號爲「白馬義從」。一日胡夷健者常乘白馬，瓚有健騎數千，多乘白馬，故以號焉。《魏志·袁紹傳》注

公孫瓚每聞邊警〔四〕，輒厲色作氣如赴仇。嘗乘白馬〔五〕，又白馬數十匹，選騎射之士，號爲「白馬義從」，以爲左右翼。胡甚畏之〔六〕，相告曰：「當避白馬長史。」《御覽》八百九十七。又《事類賦·馬》引「常乘白馬」下作「又選數十白馬，爲騎射之士」。餘俱同。又《藝文》九十三引「仇」作「讎」，「嘗」作「常」，又下有「揀」字，至「胡甚畏之」止。又《書鈔》一百十七引「公孫瓚常與健騎數十人皆乘白馬，以爲左右翼，自號『白馬義從』」。

公孫瓚除遼東屬國長史，連接邊寇。每有警，輒厲色憤怒如赴讎，敵望塵奔，繼之夜戰。虜識瓚聲，憚其勇，莫敢犯之。《御覽》四百三十七

幽州歲歲不登，人相食。有蝗旱之災，人始知採稻〔七〕，以棗椹爲糧。穀一石十萬錢。公孫伯珪開置屯田，稍稍得自供給。《御覽》三十五。又《書鈔》一百五十六引「五穀不登〔八〕，民人以桑椹爲糧」。

瓚統內外，衣冠子弟有材秀者，必抑使困在窮苦之地。或問其故，答曰：「今取衣冠家子弟及善士富貴之，皆自以爲職當得之，不謝人善也。」所寵遇驕恣者，類多庸兒，若故卜數師劉緯臺、販繒李移子、賈人樂何當等三人，與之定兄弟之誓，自號爲伯，謂三人者爲仲、叔、季，富皆巨億，或取其女以配己子，常稱古者曲周、灌嬰之屬以譬也。《魏志·公孫瓚傳》注

公孫瓚擊青州黃巾賊，大破之。還屯廣宗，改易守令，冀州長吏無不望風嚮應，開門受之。紹自往征瓚，合戰於界橋南二十里。瓚步兵三萬餘人爲方陣，騎爲兩翼，左右各五千餘匹，白馬義從爲中堅，亦分作兩校，左射右，右射左，旌旗鎧甲，光照天地。紹令麴義以八百兵爲先登，彊弩千張夾承之。紹自以步兵數萬結陳於後。義久在涼州，曉習羌鬪，兵皆驍銳。瓚見其兵少，便放騎欲陵蹈之。義兵皆伏楯下不動，未至數十步，乃同時俱起，揚塵大叫，直前衝突，彊弩雷發，所中必倒，臨陳斬瓚所署冀州刺史嚴綱，甲首千餘級。瓚軍敗績，步騎奔走，不復還營。義追至界橋，瓚殿兵還戰橋上，義復破之，遂到瓚營，拔其牙門，營中餘衆皆復散走。紹在後，未到橋十數里，下馬發鞍，見瓚已破，不爲設備，惟帳下彊弩數十張，大戟士百餘人自隨。瓚部迸騎二千餘匹卒至，便圍紹數重，弓矢雨下。別駕從事田豐扶紹欲却入空垣，紹以兜鍪撲地曰：「大丈夫當前鬪死，而入牆間，豈可得活乎？」彊弩乃亂發，多所殺傷。瓚騎不知是紹，亦稍引却。會麴義來迎，乃散去。《魏志·袁紹傳》注。又《水經·淇水》注引「公孫瓚擊青州黃巾賊，大破之，還屯廣宗。袁本初自往征瓚，合戰於界橋南二十里。紹將鞠義破瓚於界城橋，斬瓚。冀州刺史嚴綱又破瓚殿兵於橋上」。又《御覽》七十三引同《水經注》。又《御覽》三百五十六引「袁紹爲公孫瓚所圍，別駕田豐扶紹入空垣，紹脫兜鍪抵地云：『丈夫當前鬪死，而反逃入牆間，豈可得活？』」。

初平四年，天子使太傅馬日磾、太僕趙岐和解關東。岐別詣河北，紹出迎於百里上，拜奉帝

命。岐往紹營，移書告瓚。瓚遣使具與紹書曰：「趙太僕以周召之德，銜命來征，宣揚朝恩，示以和睦，曠若開雲見日，何喜如之？昔賈復、寇恂亦爭士卒，欲相危害，遇光武之寬，親俱陛見，同輿共出，時人以爲榮。自省邊鄙，得與將軍共同此福，此誠將軍之眷，而瓚之幸也。」《魏志·袁紹傳》注

先是有童謠曰：「燕南垂，趙北際，中央不合大如礪，惟有此中可避世。」瓚以易當之，乃築京固守。瓚別將有爲敵所圍，義不救也。其言曰：「救一人，使後將恃救不力戰；今不救此，後將當念在自勉。」是以袁紹始北擊之時，瓚南界上別營自度守則不能自固，又知必不見救，是以或自殺其將帥，或爲紹兵所破，遂令紹軍徑至其門。《魏志·公孫瓚傳》注

瓚諸將家家各有高樓，樓以千計。瓚作鐵門，居樓上，屏去左右，婢妾侍側，汲上文書。同上  
袁紹分部攻者掘地爲道，穿穴其樓下，稍稍施木柱之，度足達半，便燒所施之柱，樓輒傾倒。  
同上

〔一〕「珪」，原本作「圭」，《魏志·公孫瓚傳》作「珪」，與前條《御覽》所引合，今據改，下同。

〔二〕「諸屬郡縣」，孔本《書鈔》作「諸屬城都縣」。

〔三〕「脯」下孔本《書鈔》有「邯鄲曰：『子亦聞大漢相安昌侯也』」十三字。

〔四〕「警」，原本誤作「驚」，據影宋本《藝文》、《御覽》及《事類賦 馬》改。

〔五〕「嘗」，影宋本《御覽》作「常」。

〔六〕「胡」下《事類賦·馬》有「人」字。

〔七〕「人」上影宋本《御覽》有「民」字。

〔八〕孔本《書鈔》無「五」字。

### 關靖

關靖字士起，太原人。本酷吏也，諂而無大謀，特爲瓚所信幸。《魏志·公孫瓚傳》注

### 袁紹

袁紹父成，字文開，名壯健，貴戚權豪自大將軍梁冀以下，皆與交結恩好，言無不從，故京師諺曰：「事不諧，詣文開」〔一〕。《御覽》三百八十六。又《魏志·袁紹傳》注引無「袁紹父」三字，「壯健」上無「名」字，下有「有部分」三字，「交結恩好」祇「結好」二字，「諺」上有「爲作」二字。又《御覽》四百九十六引「袁紹父成，字文開，貴盛自梁冀以下，皆與交言，無不從。京師諺曰：『事不諧，詣文開』」。

紹生而父死，二公愛之。幼使爲郎，弱冠除濮陽長，有清名。遭母喪，服竟，又追行父服，凡在冢廬六年。禮畢，隱居洛陽，不妄通賓客，非海內知名，不得相見。又好遊俠，與張孟卓、何伯求、吳子卿、許子遠、伍德瑜等皆爲奔走之友。不應辟命。中常侍趙忠謂諸黃門曰：「袁本初坐作聲價，不應呼召而養死士，不知其兒欲何所爲乎？」紹叔父隗聞之，責數紹曰：

「汝且破我家！」紹於是乃起應大將軍之命。《魏志·袁紹傳》注。又《後漢書·袁紹傳》注引「凡在冢廬六年」。又引「不妄通賓客」至「奔走之友」，唯無「伍德瑜」三字。又《御覽》四百五引「袁紹居雒陽西北陬，不妄通賓客，非海內知名，不得相見」。又四百九引「袁紹不妄通賓客，好遊俠，與張孟卓、何伯求、吳子卿、許子遠、伍德瑜等皆奔走之友，不應辟命」。

袁紹生而孤幼，爲郎。容貌端正，威儀進止，動見仿效。弱冠除服長〔二〕，有清能名。《御覽》三百八十九。末七字鮑刻本作「除復陽長，有清能名」。

袁紹有姿貌威容，愛士養名。既累世台司，賓客所歸，加以傾心折節，莫不爭赴其庭，士無貴賤，與之抗禮。《御覽》四百七十五

袁紹辟大將軍府，不得已起從命。舉高第，遷侍御史。弟術，爲尚書。紹不欲爲臺下〔三〕，告疾求退。《御覽》二百二十七

董卓謂袁紹曰：「皇帝沖闇，非萬機之主。陳留王猶勝，今欲立之。」紹勃然曰：「天下健者，豈惟董公！」橫刀長揖徑出，懸節於東門，而奔冀州。《書鈔》一百二十三。又《御覽》三百四十五引「皇帝」至「立之」作「劉氏種不足復遺」，餘並同，「東門」作「上東門」。

是時年號初平，紹字本初，自以爲年與字合，必能克平禍亂。《魏志·袁紹傳》注  
紹既破瓚，引軍南到薄落津，方與賓客諸將共會，聞魏郡兵反，與黑山賊于毒共覆鄴城，遂

殺太守栗成。賊十餘部，衆數萬人，聚會鄴中。坐上諸客有家在鄴者，皆憂怖失色，或起啼泣，紹容貌不變，自若也。賊陶升者，故內黃小吏也，又《後漢書·袁紹傳》注引「升故爲內黃小吏」。有善心，獨將部衆踰西城人，閉守州門，不內他賊，以車載紹家及諸衣冠在州內者，身自扞衛，送到斥丘乃還。紹到，遂屯斥丘，以陶升爲建義中郎將。乃引軍入朝歌鹿場山蒼巖谷，討干毒，圍攻五日，破之，斬毒及長安所署冀州牧壺壽。遂尋山北，薄擊諸賊左髭丈八等，皆斬之。又擊劉石、青牛角、黃龍、左校、郭大賢、李大目、于氏根等，皆屠其屯壁，奔走得脫，斬首數萬級。紹復還屯鄴。《魏志·袁紹傳》注

紹遣使卽拜烏丸三王爲單于，皆安車、華蓋、羽旄、黃屋、左纛。版文曰：「使持節大將軍督幽、青、并領冀州牧阮鄉侯紹，承制詔遼東屬國率衆王頒下、烏丸遼西率衆王蹋頓、右北平率衆王汁盧維：乃祖募義遷善，款塞內附，北捍獫狁，東拒濊貊，世守北陲，爲百姓保障，雖時侵犯王畧，命將徂征厥罪，率不旋時，悔愆變改，方之外夷，最又聰惠者也。始有千夫長、百夫長以相統領，用能悉乃心，克有勳力於國家，稍受王侯之命。自我王室多故，公孫瓚作難，殘夷厥土之君，以侮天慢主，是以四海之內，並執干戈以衛社稷。三王奮氣裔土，忿姦憂國，控弦與漢兵爲表裏，誠甚忠孝，朝所嘉焉。然而虎兕長蛇，相隨塞路，王官爵命否而無聞。夫有勳不賞，俾勤者怠。今遣行謁者楊林，齎單于璽綬車服，以對爾勞。其各綏靜

部落，教以謹慎，無使作凶作慝。世復爾祀位，長爲百蠻長。厥有咎有不臧者，泯於爾祿，而喪於乃庸，可不勉乎！烏丸單于都護部衆，左右單于受其節度，他如故事。」《魏志·烏桓傳》注

〔一〕此條《後漢書·袁紹傳》注引作「成字文開，與梁冀結好，言無不從，京師諺曰：『事不諧，問文開。』」。

〔二〕「服」，影宋本《御覽》作「復」，下並有「陽」字。按「復陽」即「濮陽」，原本疑誤。

〔三〕「紹」，原本誤作「詔」，據影宋本《御覽》改。

### 袁遺

袁遺字伯業。《後漢書·袁紹傳》注

紹後用遺爲揚州刺史，爲袁術所敗〔一〕。《魏志·武帝紀》注

〔一〕「敗」下原本有「太祖稱『長大而能勤學者，唯吾與袁伯業耳』」十八字。按此係曹丕《典論·自敘》文句，故裴注緊

接下云：「語在文帝《典論》。」黃氏誤錄於此，今刪去。

### 袁術

紹從弟術，字公路，汝南汝陽人也。《後漢書·袁紹傳》注

### 麴義

袁紹討公孫瓚，先令麴義領精兵八百，強弩千張，以爲前登。瓚輕其兵少，縱騎騰之。義兵伏楯下，一時同發，瓚軍大敗。《御覽》三百五十七。又三百四十八引至「前登」，「討」作「擊」。麴義後恃功而驕恣，紹乃殺之。《魏志·袁紹傳》注

### 逢紀

逢紀說紹曰：「將軍舉大事而仰人資給，不據一州，無以自全。」紹答云：「冀州兵彊，吾士飢乏，設不能辦，無所容立。」紀曰：「可與公孫瓚相聞，導使來南，擊取冀州。公孫必至而馥懼矣，因使說利害，爲陳禍福，馥必遜讓。」於此之際，可據其位。」紹從其言而瓚果來。《魏志·

袁紹傳》注

紀字元圖。初，紹去董卓出奔，與許攸及紀俱詣冀州，紹以紀聰達有計策，甚親信之，與共舉事。後審配任用，與紀不睦。或有讒配於紹者「一」，紹問紀，紀稱：「配天性烈直，古人之節，不宜疑之。」紹曰：「君不惡之邪？」紀答曰：「先日所爭者私情，今所陳者國事。」紹善之，卒不廢配。配由是更與紀爲親善。同上。又《後漢書·袁紹傳》注引至「甚親信之」，無「出奔」二字。又《荀彧傳》注同，「信」上無「親」字。

「一」者，標點本《魏志·袁紹傳》注無。

審配

審配任用，與紀不睦。辛評、郭圖皆比於譚。《後漢書·袁紹傳》注

袁尚使審配守鄴。曹操進軍攻鄴，審配將馮禮爲內應，開突門內操兵三百餘人。配覺之，從城上以大石擊門，門閉，人者皆死。操乃鑿塹，圍迴四十里。初令淺示，若可越。配望見笑而不出。操令一夜濬之，廣深二丈，決漳水灌之。自五月至八月，城中餓死者過半。尚聞鄴急，將兵萬餘人還救，操逆擊，破之。尚走，依曲漳爲營，操復圍之。尚懼，遣陰夔、陳琳請降，不聽。尚還走藍田，操復進擊，圍之。尚將馬迎等臨陣降，衆大潰。尚奔中，人盡收其輜重，得尚印綬、節鉞及衣物以示城中，城中崩沮。審配命士卒曰：「堅守死戰，操軍疲矣，幽州方至，何憂無主！」以其兄子榮爲東門校尉。榮夜開門內操兵，配猶拒戰。城陷，生獲配。操意活之，配意氣壯烈，終無撓辭，見者莫不歎息，遂斬之。《御覽》三百十七。又《書鈔》一百十八引「袁尚使審配守鄴。曹操進軍攻鄴。配將馮禮叛〔一〕，爲內應，開突門內操兵三百餘人。配覺之，從城上以大石擊突中柵門，柵門閉，人者皆死沒」。

袁尚使審配守鄴，曹操攻之。操出行圍，配伏弩射之，幾中。及城陷，生獲配，操謂曰：「吾近行圍，弩何多也？」配曰：「猶恨其少！」操曰：「卽忠於袁氏，不得不爾。」志欲活之。配意氣壯

烈，終無撓辭，遂斬之。《御覽》四百三十八。又三百四十八引「袁尚使審配守鄴城。曹操進軍攻鄴，生獲配，謂

曰：『吾近行圍，弩何多也？』配曰：『猶恨其少。』

〔一〕「馮禮」，原本作「馬禮」，據孔本《書鈔》改。

### 郭圖

譚、尚戰於外門，譚軍敗奔北。郭圖說譚曰：「今將軍國小兵少，糧匱勢弱，顯甫之來，久則不敵。愚以爲可呼曹公來擊顯甫。曹公至，必先攻鄴，顯甫還救。將軍引兵而西，自鄴以北皆可虜得。若顯甫軍破，其兵奔亡，又可斂取以拒曹公。曹公遠僑而來，糧餉不繼，必自逃去。比此之際，趙國以北皆我之有。亦足與曹公爲對矣。不然，不諧。」譚始不納，後遂從之。問圖：「誰可使？」圖答：「辛佐治可。」譚遂遣毗請太祖。《魏志·辛毗傳》注

### 韓珩

袁譚既死，弟熙、尚爲其將焦觸、張南所攻，奔遼西烏桓。觸自號幽州刺史，陳兵數萬，殺白馬，盟曰：「違命者斬！」各以次敵，至別駕代郡韓珩曰：「吾受袁公父子厚恩〔一〕，今其破亡，智不能救，勇不能死，北面曹氏所不能爲也。」一坐爲珩失色。觸曰：「舉大事，當立大義，事之濟否，不待一人，可卒珩志，以厲事君。」曹操聞珩節，甚高之，屢辟，不至。《御覽》四百

二十二

〔一〕「子」上原本脫「父」字，據影宋本《御覽》補。

### 陳瑀

陳温字元悌，汝南人。先爲揚州刺史，自病死。袁紹遣袁遺領州，敗散，奔沛國，爲兵所殺。袁術更用陳瑀爲揚州。瑀字公璋，下邳人。瑀既領州，而術敗於封丘，南向壽春，瑀拒術不納。術退保陰陵，更合軍攻瑀，瑀懼走歸下邳。《魏志·袁術傳》注

### 韓馥

馥字文節，潁川人，七字又見《後漢書·董卓傳》注。爲御史中丞，董卓舉爲冀州牧。于時冀州民人殷盛，兵糧優足。袁紹之在勃海，馥恐其興兵，遣數部從事守之，不得動搖。東郡太守橋瑁詐作京師三公移書與州郡，陳卓罪惡，云：「見逼迫無以自救，企望義兵，解國患難。」馥得移，請諸從事問曰：「今當助袁氏邪？助董卓邪？」治中從事劉子惠曰：「今興兵爲國，何謂袁、董！馥自知言短而有慚色。子惠復言：「兵者凶事，不可爲首。今宜往視他州，有發動者然後和之。冀州於他州不爲弱也，他人功未有在冀州之右者也。」馥然之。乃作書與紹，道卓

之惡，聽其舉兵。《魏志·武帝紀》注

冀州刺史韓馥問諸從事曰：「馥有何長何短？」治中劉子曰：「前勞賜有餘肉百觔賣之，一州調度，奢儉不復在是，猶可勞賜勤勞吏士，賣之示狹。」《御覽》八百六十三

袁紹使張景明、郭公則、高元才等說韓馥，使讓冀州。《魏志·臧洪傳》注。又《後漢書·郡國志》注引「冀州」下有「與紹」二字。

「狹」，影宋本《御覽》作「儉」。

### 劉子惠

劉子惠，中山人。兖州刺史劉岱與其書，道「卓無道，天下所共攻，死在旦暮，不足爲憂。但卓死之後，當復回師討文節。擁強兵，何凶逆寧可得置」。封書與馥，馥得此大懼，歸咎子惠，欲斬之。別駕從事耿武等排閣伏子惠上，願并見斬。得不死，作徒，被赭衣，掃除宮門外。《後漢書·袁紹傳》注

### 趙浮

紹在朝歌清水口，浮等從後來，船數百艘，衆萬餘人，整兵駭鼓過紹營，紹甚惡之。浮等到，謂馥曰：「袁本初軍無斗糧，各欲離散，旬日之間，必土崩瓦解。將軍但閉戶高枕，何憂何

懼？」《後漢書·袁紹傳》注

耿武 閔純

耿武字文成。閔純字伯典。後袁紹至，馥從事十餘人棄馥去，唯恐在後。獨武、純杖刀拒，兵不能禁。紹後令田豐殺此二人。《後漢書·袁紹傳》注

朱漢

紹以河內朱漢爲都官從事。漢先時爲馥所不禮，內懷怨恨。且欲邀迎紹意，擅發城郭兵圍守馥第，拔刃登屋。馥走上樓。收得馥大兒，搥折兩脚。紹亦立收漢，殺之。馥猶有憂怖，故報紹索去。《魏志·袁紹傳》注。又《後漢書·袁紹傳》注引同。

王匡

匡字公節，泰山人。輕財好施，以任俠聞。辟大將軍何進府進符使。匡於徐州發彊弩五百西詣京師〔一〕，會進敗，匡還州里。起家，拜河內太守。《魏志·武帝紀》注。又《後漢書·獻帝紀》注引「匡字公節，泰山人。輕財好施，以任俠聞，爲袁紹河內太守」。又《董卓傳》注引至「以任俠聞」。又《袁紹傳》注引「王匡字

公節，泰山人也」。又《書鈔》一百二十五引「匡」上有「王」字，「使」上無「符」字，「州」作「鄉」，無末七字。又《御覽》三百四十八引「匡」上有「王」字，「使」上無「進符」二字，「州」作「鄉」，下無「里」字。又四百七十七引「鄉」下有「里」字，俱無末七字。

〔一〕「徐州」，盧弼《三國志集解》謂當爲「兗州」之誤。

### 孔佑

佑字公緒，陳留人。《魏志·武帝紀》注。又《後漢書·董卓傳》注引「佑字公緒」。又《袁紹傳》注引「佑」上有「孔」字，「人」下有「也」字。

### 劉虞

虞爲博平令，治正推平，高尚純樸，境內無盜賊，災害不生。時鄰縣接壤，蝗蟲爲害，至博平界，飛過不入。《魏志·公孫瓚傳》注

虞讓太尉，因薦衛尉趙謨、益州牧劉焉、豫州牧黃琬、南陽太守羊續，並任爲公。同上  
幽州刺史劉虞，食不重肴，藍縷繩履。《書鈔》三十八、百三十六，又《御覽》二百五十八引「肴」作「餽」，「履」作「屨」。

虞之見殺，故常山相孫瑾掾張逸、張瓚等，忠義奮發，相與就虞，罵瓚極口，然後同死。《魏

志·公孫瓚傳注

劉岱

岱孝悌仁恕，以虛己受人。《吳志·劉繇傳》注

劉翊

劉翊字子相，潁川人。遷陳留太守，出關數百里，見士大夫病亡道次，翊以馬易棺，脫衣殮之。又逢知故困餓於路，不忍委去，因殺所駕牛以救之。衆人止之，翊曰：「視沒不救，非志士。」遂俱餓死。《御覽》四百十九

劉表

州界羣寇既盡，表乃開立學官，博求儒士，使綦母闔、宋忠等撰定《五經章句》，謂之後定。

《魏志·劉表傳》注

張羨

張羨，南陽人。先作零陵、桂陽長，甚得江、湘間心，然性屈彊不順。表薄其爲人，不甚禮

也。羨由是懷恨，遂叛表焉。《魏志·劉表傳》注。又《後漢書·劉表傳》注引「長」作「守」，無末「焉」字。

### 劉焉

劉焉起兵，不與天下討董卓，保州自守。犍爲太守任歧自稱將軍，與從事陳超舉兵擊焉，焉擊破之。董卓使司徒趙謙將兵向州。說校尉賈龍，使引兵還擊焉，焉出青羌與戰，故能破殺。歧、龍等皆蜀郡人。《蜀志·劉焉傳》注

範父焉，爲益州牧。董卓所徵發皆不至，收範兄弟三人，鎖械於郿塢，爲陰獄以繫之。同上  
範從長安亡之馬騰營，從焉求兵。焉使校尉孫肇將兵往助之，敗於長安。同上

### 劉璋

焉死，子璋代爲刺史。會長安拜潁川扈瑁爲刺史，入漢中。荊州別駕劉闔，璋將沉彌、婁發、甘寧反，擊璋不勝，走入荊州。璋使趙韙進攻荊州，屯胸臆。《蜀志·劉焉傳》注

先是南陽、三輔人流入益州數萬家，收以爲兵，名曰「東州兵」。璋性寬柔，無威略，東州人侵暴舊民，璋不能禁，政令多闕，益州頗怨。趙韙素得人心，璋委任之。韙因民怨謀叛，乃厚賂荊州請和，陰結州中大姓，與俱起兵，還擊璋。蜀郡、廣漢、犍爲皆應韙。璋馳入成都城

守，東州人畏韙，咸同心並力助璋，皆殊死戰，遂破反者，進攻韙於江州。韙將龐樂、李異反，殺韙軍，斬韙。《蜀志·劉璋傳》注

龐羲

龐羲與璋有舊，又免璋諸子於難，故璋厚德羲，以羲爲巴西太守，遂專權勢。《蜀志·劉璋傳》注

劉備

靈帝末年，備嘗在京師，復與曹公俱還沛國，募召合衆。會靈帝崩，天下大亂，備亦起軍，從討董卓。《蜀志·先主傳》注

備留張飛守下邳，引兵與袁術戰於淮陰石亭，更有勝負。陶謙故將曹豹在下邳，張飛欲殺之，豹衆堅營自守，使人招呂布。布取下邳，張飛敗走。備聞之，引兵還，比至下邳，兵潰。

收散卒東取廣陵，與袁術戰，又敗。同上

備軍在廣陵，飢餓困蹶，吏士大小自相啖食，窮餓侵逼，欲還小沛，遂使吏請降布。布令備還州，并勢擊術，具刺史車馬童僕，發遣備妻子部曲家屬於泗水上，祖道相樂。同上

建安三年春，布使人齎金欲詣河內買馬，爲備兵所鈔。布由是遣中郎將高順、北地太守張

遼等攻備。九月，遂破沛城。備單身走，獲其妻息。十月，曹公自征布，備與梁國界中與曹公相遇，遂隨公俱東征。同上  
表病，上備領荊州刺史。同上

### 孫堅

劉表將呂公將兵緣山向堅，堅輕騎尋山討公。公兵下石，中堅頭，應時腦出物故。△吳志·孫

堅傳注

堅以初平四年正月七日死。同上

### 胡軫

初，堅討董卓到梁縣之陽人。卓亦遣兵步騎五千迎之，陳郡太守胡軫爲大督護，呂布爲騎督，其餘步騎將校都督者甚衆。軫字文才，性急，預宣言曰：「今此行也，要當斬一青綬乃整齊耳。」諸將聞而惡之。軍到廣成，去陽人城數十里。日暮，士馬疲極，當止宿，又本受卓節度，宿廣成。秣馬飲食，以夜進兵，投曉攻城。諸將惡憚軫，欲賊敗其事，布等宣言「陽人城中賊已走，當追尋之，不然失之矣。」便夜進軍。城中守備甚設，不可掩襲。於是吏士飢渴，

人馬甚疲，且夜至，又無塹壘。釋甲休息，而布又宣言相驚，云「城中賊出來」。軍衆擾亂奔走，皆棄甲失鞍馬。行十餘里，定無賊，會天明，便還，拾取兵器，欲進攻城。城守已固，穿塹已深，軫等不能攻而還。《吳志·孫堅傳》注

張咨

咨字子儀，潁川人，亦知名。《吳志·孫堅傳》注。又《後漢書·袁術傳》注引「儀」作「議」，無末三字。

周瑜

周瑜鎮江夏。曹操欲從赤壁渡江南，無船，乘簰從漢水下，住浦口，未卽渡。瑜夜密使輕船走舸百數艘〔一〕，艘有五十人移棹，人持炬火。火然，則迴船走去，去復還燒者，須臾燒數千簰。火大起，光上照天，操夜走。《藝文》八十。又《御覽》八百六十八引「簰」作「簿」，「從漢」作「沿漢」，「住」作「至」，「百數艘」無「數」字，「移」作「拖」，「持炬火」下有「持火者數千人，立於船上，以萃於簰，至乃放火」十八字，「走去」下無「去復還燒者」五字，「火大起」無「大」字，「夜去」上有「乃」字。又八百七十引「周瑜敗曹操於赤壁，密使輕船走舸百餘艘〔二〕，艘有五十人拖棹，人持炬火」。

〔一〕「數」，影宋本《藝文》作「所」。

〔二〕「百餘」，原本作「百戶」，黃氏校云：「『百戶』，『戶』字誤，鮑刻本無『戶』字。」今據影宋本《御覽》改正，并刪黃氏

校語。

## 孔文舉

孔文舉爲東萊賊所攻，城欲破，其治中左承祖以官棗賦與戰士。《御覽》九百六十五。又《事類賦·棗》引「其」上有「而」字，「賦」下無「與」字。

## 向栩

向栩字甫興，性卓詭不倫，恒讀《老子》，狀如學道。又似狂生，好被髮，著慘頭。常於竈北坐板牀上，如是積久，板乃有膝踝足指之處。《御覽》七百三十九。又三百七十二引「向栩坐板牀，有兩踝處，入板中三寸許」一。又《書鈔》一百三十三引「向栩常坐梨牀上」。

向栩爲性卓詭不凡，好讀《老子》，狀如學道。又復似狂，居嘗竈北坐，被髮，喜長嘯。人客從就，輒伏不視。人有於栩前獨拜，栩不答。《御覽》三百九十二

尚栩先人尚子平「三」，有道術，爲縣功曹。休歸，自入山擔薪，賣以食飲「三」。《御覽》二百六十四。又《文選》嵇叔夜《與山巨源絕交書》注引無首四字「四」。又孔德璋《北山移文》注引同。李周翰曰：「尚長字子平，王莽時司徒王邑薦之，固辭，後遂入山隱也。」又於《北山移文》下云：「尚長字子平，男女嫁娶訖，便隱而不出。」按尚子平西漢末東漢初人，此蓋因尚栩而類及之「五」。

〔一〕「三寸」，影宋本《御覽》作「二寸」。

〔二〕「栩」下，黃氏校云：「原訛作『相』」，影宋本《御覽》不誤，故刪黃氏校語。

〔三〕「食飲」二字原本互乙，據影宋本《御覽》及《文選》四十三注改。

〔四〕「四字」下黃校云「『飲』作『供』」，又下句「引同」下云「『食』上有『飲』」。《文選》四十三注引均作「賣以供食飲」，黃校誤，今刪此二校語。

〔五〕此條原本列于「尚子平」名下。按「尚子平」，《後漢書》八十三《逸民傳》作「向子平」，向栩既為向子平之後，則此尚栩即為上條之向栩。今刪去「尚子平」條目，併入向栩名下。

### 閻忠

涼州賊王國等起兵，共劫忠為主，統三十六部，號車騎將軍。忠感慨發病而死。《魏志·賈栩傳》注。又《後漢書·皇甫嵩傳》注引無「共」字，末作「忠感慨發病死」。又《董卓傳》注截引。

### 涼茂

茂名在八友中。《魏志·涼茂傳》注

### 張儉

先是張儉等相與作衣冠紉彈，彈中人相調言：「我彈中誠有八俊、八乂，猶古之八元、八凱

也。」「世說新語·品藻篇」注

又《後漢書·郡國志》「會稽郡鄞烏傷」下注引《英雄交爭記》云：「初平三年，分縣南鄉爲長山縣。」按所引疑卽《漢末英雄記》。又《御覽》七十六引「在尊者前，宜各具一手巾，不宜借人巾用」。此條不知何屬，並附錄於末。

## 英雄記補遺

董卓廢少帝，自公卿已下，莫不卑下於卓，唯京兆尹蓋勳長揖爭禮，見者皆爲失色。《太平御

覽》二百五十二

董卓大會賓客〔一〕，誘降反者以鏹之。會者戰慄，亡失匕箸。《太平御覽》七百六十

〔一〕「常」，疑是「卓」之誤。

董卓少嘗遊羌中，與豪帥相結。後更歸耕於野，諸豪帥有來從之者，卓乃爲殺耕牛，與之共

宴樂。《太平御覽》九百

# 附錄二

## 王粲年譜

俞紹初著

王粲字仲宣，山陽高平（今山東省鄒縣西南）人。曾祖父龔，祖父暢，皆爲漢三公。父謙，爲大將軍何進長史。（《魏志》本傳）

王龔、王暢《後漢書》卷五十六有傳。王謙事跡不詳，曹植《王仲宣誄》（以下簡稱曹《誄》）云：「伊君顯考，奕葉佐時。人管機密，朝政以治。出臨朔代，庶績咸熙。」似曾出守代郡。

有二子，爲魏諷所引，誅，後絕。（《魏志》本傳）

《魏志·武帝紀》：建安二十四年九月，「魏諷反，太子誅諷，坐死者數十人」。《魏志》本傳注引《文章志》云：「太祖時征漢中，聞粲子死，嘆曰：『孤若在，不使仲宣無後。』」又《魏志·鍾會傳》注引《魏氏春秋》云：「文帝既誅粲二子，以業嗣粲。」按業字長緒，位至謁者僕射，父王凱，爲粲之族兄，子王弘、王弼，《晉書》有傳。

粲容狀短小，貌寢而體弱通悅，（《魏志》本傳）性躁競。（《魏志·杜襲傳》）

《初學記》卷十九引《魏書》云：「王粲、樂進並爲人短小。」

張華《博物志》卷四：「劉表有女。表愛粲才，欲以妻之，嫌其形陋用（原作「周」，據《魏志·鍾會傳》注引《博物記》改）

率，乃謂曰：『君才過人，而體貌非女聲才。』按此言「形陋用率」即本傳所謂「貌寢通悅」，裴松之注曰：「貌寢，謂貌負其實也。通悅者，簡易也。」又本傳注引魚豢語，豢嘗怪粲等不甚見用而問韋仲將（誕），仲將云：「仲宣傷於肥慙。」所說「肥」，當是王粲晚年體態；「慙」者，蓋指躁競、通悅之性情。

### 彊識博聞，多才藝，辯論應機，善屬文，尤長於辭賦。

曹《誄》云：「既有令德，材技廣宣。強記洽聞，幽讚微言。文若春華，思若涌泉。發言可詠，下筆成篇。何道不洽，何藝不閑。棊局逞巧，博奕惟賢。」《魏志》本傳：「（粲）博物多識，問無不對。……粲與人共行，讀道邊碑，人問曰：『卿能闇誦乎？』曰：『能。』因使背而誦之，不失一字。觀人圍棊，局壞，粲爲覆之。棊者不信，以枹蓋局，使更以他局爲之。用相比校，不誤一道。其彊記默識如此。性善算，作算術，略盡其理。善屬文，舉筆便成，無所改定，時人常以爲宿構；然正復精意覃思，亦不能加也。」注引《典略》云：「粲才既高，辯論應機。鍾繇、王朗等雖各爲魏卿相，至於朝廷奏議，皆閣筆不能措手。」曹丕《典論·論文》：「粲長於辭賦，……雖張、蔡不過也。」

### 著詩、賦、論、議垂六十篇。（《魏志》本傳）

《隋書·經籍志》：「後漢侍中《王粲集》十一卷。」按王粲爲魏國侍中，此云「後漢侍中」，與史實不合，當誤。兩《唐志》并作十卷，《宋史·藝文志》作八卷。晁公武《郡齋讀書志》云：「《王粲集》八卷，今集有八十一首。」宋後亡佚。明張溥《漢魏百三家集》輯存《王侍中集》一卷，清嚴可均《全後漢文》輯存《王仲宣文》二卷。此外可考者尚有《思征賦》（見曹丕《典論·論文》，《文選》卷四十六李善注引軼文二句）、《愁霖賦》（見《文選》卷三十李善注引，有目無文）、《阮元瑜誄》（《北堂書鈔》卷一百三引軼文八句）、《七哀詩》三首（《古文苑》章樵注云「粲集《七哀詩》六首」，今集但存三首）、《贈楊德祖詩》（見《古文苑》章樵注引摯虞《文章流別論》、《顏氏家訓·文章篇》引軼文二句）、《登歌》、《安世詩》（見

《宋書·樂志》亡。）

又集中原有《尚書問》二卷。《隋書·經籍志》云：「《尚書釋問》四卷，魏侍中王粲撰。」《舊唐書·經籍志》謂「《尚書釋問》四卷，鄭玄注，王粲問，田瓊、韓益正」，《新唐書·藝文志》無「鄭玄注」三字，餘同。按《舊唐書·元行沖傳》載其所作《釋疑》云：「自此之後，惟推鄭公（玄），王粲稱伊、洛已東，淮、漢之北，一人而已，莫不宗焉，咸云先儒多闕，鄭氏道備。粲竊嗟怪，因求其學，得《尚書注》，退而思之，以盡其意。意皆盡矣，所疑之者猶未知焉。凡有兩卷，列於其集。」蓋王粲疑鄭玄之注而作《尚書問》二卷，鄭玄門人田瓊、韓益復作《釋問》二卷以正粲之失，合而成四卷。《隋志》稱「王粲撰」，未免簡略。《顏氏家訓·勉學篇》云「王粲集中難鄭玄《尚書》事」，王應麟《困學紀聞》謂即指此書，是北魏本及唐本《王粲集》均載有《尚書問》，至宋代始從本集中析出，粲集由唐之十卷本而成八卷本，原因或在於此。又有《去伐論》。姚振孫《隋書經籍志考證》云：「馬國翰曰：『隋、唐《志》載王粲《去伐論》二卷，今佚。考《藝文類聚》引《去伐論》一篇，題袁宏，書名同而撰人異。案隋、唐《志》均無宏撰《去伐論》之目。以題稱《去伐論集》，繹之當是王粲著論，後賢多有擬議，一併附入歟？』案《魏志》本傳「著詩、賦、論、議垂六十篇」，《去伐論》當在其中。」此說甚是。

另著有《英雄記》。《隋書·經籍志》云：「《漢末英雄記》八卷，王粲撰，殘缺。梁有十卷。」兩《唐志》并作「《漢書英雄記》十卷」，蓋梁本於此時復出，「漢書」當是「漢末」之誤。考王粲卒於建安二十二年，時漢未讓祚，不得以「漢末」名書，「漢末」二字疑後人所加。《英雄記》至宋亡佚，宛委堂本《說郭》、《漢魏叢書》及《黃氏逸書考》均有輯本。

漢靈帝劉宏熹平六年丁巳（一七七）

一歲

王粲生。

《魏志》本傳：「建安二十二年春，道病卒，時年四十一。」由建安二十二年上推四十一年，粲生於是年。

蔡邕四十五歲。（據王先謙《後漢書集解》）

劉表三十四歲。（據四部叢刊本《蔡中郎集·劉鎮南碑》）

孔融二十五歲。（據《後漢書·孔融傳》）

曹操二十三歲。（據江耦《曹操年表》）

徐幹八歲。（據余嘉錫《疑年錄稽疑》）

中平四年丁卯（一八七）

十一歲

曹丕生。（據《魏志·文帝紀》）

漢獻帝劉協初平元年庚午（一九〇）

十四歲

徙長安。

《魏志》本傳：「獻帝西遷，粲徙長安。」《魏志·武帝紀》：「初平元年二月，（董）卓聞兵起，乃徙天子都長安。」《曹》：「皇家不造，京室隕顛。宰臣專制，帝用西遷。君乃羈旅，離此阻艱。」即指此事。

蔡邕見而奇之，稱粲有異才，載數車書與粲。

《魏志》本傳：「粲徙長安，左中郎將蔡邕見而奇之。時邕才學顯著，貴重朝廷，常車騎填巷，賓客盈坐。聞粲在門，倒屣迎之。粲至，年既幼弱，容狀短小，一坐盡驚。邕曰：『此王公孫也，有異才，吾不如也。吾家書籍文章，盡當與之。』」按《後漢書·蔡邕傳》邕於是年拜左中郎將，從獻帝至長安，粲登門造邕當在初至長安時。

《魏志·鍾會傳》注引《博物記》云：「蔡邕有書近萬卷，末年載數車與粲。」按《後漢書·列女傳·董祀妻傳》蔡琰謂曹

操曰：「昔亡父賜書四千許卷，流離塗炭，罔有存者。」疑蔡邕萬卷藏書，除留予其女四千餘卷，其餘盡入王粲。

初平三年壬申（一九二）

十六歲

四月，董卓誅。（見《三國志·董卓傳》）

蔡邕爲王允所殺。（見《後漢書·蔡邕傳》）

司徒辟，詔除黃門侍郎，皆不就。

《魏志》本傳：「年十七，司徒辟，詔除黃門侍郎，以西京擾亂，皆不就。」按「年十七」當是「年十六」之誤，說見下。盧弼

《三國志集解》云：「時司徒爲淳于嘉。」按《後漢書·獻帝紀》初平三年九月淳于嘉方爲司徒，時粲已離長安至荊州，

司徒當爲王允。

與王凱、士孫萌等離長安往荊州襄陽避亂，依劉表。

本集載《贈士孫文始》詩云：「天降喪亂，靡國不夷。我暨我友，自彼京師。宗守盪失，越用遁違。遷于荆楚，在漳之湄。」可知粲與士孫文始同時由長安之荊州。《文選》卷二十三李善注引《三輔決錄》趙岐注云：「士孫孺子名萌，字文始。少有才學，年十五，善屬文。初，董卓之誅也，父瑞知王允必敗，京師不可居，乃命萌將家屬至荊州依劉表。去無幾，果爲李傕等所殺。」考《後漢書·王允傳》允於初平三年六月甲子被李傕等所殺，王粲、士孫萌離長安必在此之前。又本集載《七哀詩》，其一：「西京亂無象，豺虎方遘患。復棄中國去，遠身適荆蠻。親戚對我悲，朋友相追攀。」當是往荊州避亂，初離長安時作。據《後漢書·董卓傳》，傕等於初平三年五月合圍長安城，八日城陷，六月戊午傕兵等人城，放兵虜掠，繹詩意粲離長安已在城陷之後。是年粲十六歲，《魏志》本傳稱「年十七」……乃之荊州依劉表，似誤。

《魏志·鍾會傳》注引《博物記》：「王粲與族兄凱俱避地荊州。」按時因三輔擾亂，加以天災，避難荊州者頗衆，《魏志·衛覬傳》載覬與荀彧書云：「關中膏腴之地，頃遭荒亂，人民流入荊州者十萬餘家。」粲、凱、萌等當在此列。

《魏志·劉表傳》表「山陽高平人」，又注引謝承《後漢書》云表「受學於同郡王暢」，是粲以同里世交故往依之。時劉表爲荊州刺史，徙治襄陽。《太平御覽》卷一八〇引《襄沔記》云：「繁欽宅、王粲宅并在襄陽，井臺猶存。」又《文選》卷五十六李善注引盛弘之《荊州記》亦云：「襄陽城西南有徐元直宅，其西北八里方山，山北際河水，山下有王仲宣宅。故東阿王誄云：『振冠南嶽，濯纓清川。』」

曹植生。（據丁晏《陳思王年譜》）

初平四年癸酉（一九三）

十七歲

遇張仲景。

《太平御覽》卷七二二引《何顛別傳》云：「王仲宣年十七，嘗遇仲景。仲景曰：『君有病，宜服五石湯，不治且成門後（疑有奪訛），年三十當眉落。仲宣以其貫長也，遠不治也。後至三十，疾果成，竟眉落。』又見皇甫謐《針灸甲乙經》，文稍異，「年十七」作「年二十餘」，「三十當眉落」作「四十當眉落」，今從《別傳》。按張仲景名機，南陽人，舉孝廉，官至長沙太守，建安中著《傷寒論》二十一篇，粲之遇仲景似在荊州。

建安元年丙子（一九六）

二十歲

友人士孫萌受封爲澹津亭侯，臨當就國，粲作詩以贈。

《魏志·董卓傳》注引《三輔決錄注》：「天子都許，追論瑞功，封子萌澹津亭侯。萌字文始，亦有才學，與王粲善。臨當就國，粲作詩以贈萌，萌有答，在粲集中。」按《後漢書·獻帝紀》建安元年八月辛亥封衛將軍董承、輔國將軍伏完

等十三人爲列侯，庚申遷都許，士孫萌受封似在董承等十三人之後不久。士孫萌，史無傳，《元和姓氏纂》謂「瑞生萌，字文始，議郎、灌（當作「澹」，形近而誤）津侯，生賢穎」。粲詩載本集，萌答詩亡。

建安三年戊寅（一九八）

二十二歲

作《三輔論》。

本集載《三輔論》云：「……（湘潛）先生稱曰：『蓋聞戎不可動，兵不可揚。今劉牧建德垂芳，名烈既彰矣，曷乃稱兵舉衆，殘我波靈？』逸老曰：『是何言與？天生五材，金作明威。長沙不軌，敢作亂違。我牧睹其然，乃赫爾發憤；且上征下戰，去暴舉順。……』按《後漢書·劉表傳》：建安三年，長沙太守張羨率零陵、桂陽二郡畔表，表遣兵攻圍，破羨，平之。《論》所云「長沙不軌，敢作亂違」，當指長沙太守張羨畔表事。

建安五年庚辰（二〇〇）

二十四歲

作《荊州文學記官志》。

本集載《荊州文學記官志》云：「……（劉表）乃命五業從事宋衷新作文學延朋徒焉，宣德音以讚之，降嘉禮以勸之，五載之間，道化大行。……」按《魏志·劉表傳》注引《英雄記》云：「州界羣寇既盡，表乃開學官，博求儒士。」《劉鎮南碑》亦稱「武功既亢，廣開雍泮」，《通鑑》繫此事於建安元年，則《文學記官志》當作於是年。

建安八年癸未（二〇三）

二十七歲

爲劉表作與袁譚及袁尚書。

《後漢書·袁紹傳》：「尚圍之急，譚奔平原，而遣潁川辛毗詣曹操請救。劉表以書諫譚曰：『……又與尚書諫之，并不從。』李賢注云：「表二書并見《王粲集》。」考《魏志·武帝紀》事在是年。

建安十三年戊子(二〇八)

三十二歲

八月，孔融爲曹操所殺。(見《後漢書·獻帝紀》)

劉表卒。(見《三國志·劉表傳》)

九月，勸劉琮降曹操。

《魏志》本傳：「表卒，粲勸表子琮，令歸太祖。」《魏志·武帝紀》：「建安十三年九月曹操到新野，琮遂降。故曹《誄》云：『我公奮鉞，耀威南楚。荆人或違，陳戎講武。君乃義發，算我師旅。高尚霸功，投身帝宇。斯言既發，謀夫是與。』是與伊何，響我明德。投戈編都，稽顙漢北。」按《魏志·裴潛傳》：「潛私謂所親王粲、司馬芝曰：『劉牧非霸王之才，乃欲西伯自處，其敗無日矣。』遂南適長沙。」事當在勸降前。江陵受封後，粲奉觴賀曹操云：「劉表雍容荆楚，坐觀時變，自以爲西伯可規，士之避亂荆州者，皆海內之俊杰，表不知所任，故國危而無輔。」與裴潛所見略同，又粲不爲劉表所重，對表早不滿於心，勸降之事不可謂無因。

隨曹操軍往江陵，至當陽麥城，登樓作賦。

集有《登樓賦》。按粲所登之樓在何處，說法不一。《文選》卷十一《登樓賦》李善注引盛弘之《荆州記》：「當陽城樓，王仲宣登而作賦。」謂在當陽。六臣《文選》劉良注：「仲宣避難荆州，依劉表，遂登江陵城樓，因懷歸而有此作，述其進退危懼之狀。」則在江陵。二說均非。按《登樓賦》敘樓之所處云：「挾清漳之通浦，倚曲沮之長洲。」又云：「北彌陶牧，西接昭丘。」是當在漳、沮二水交會之處，陶牧之南，昭丘之東。據《讀史方輿紀要》卷七十七，當陽縣北一里有沮水，四十里有漳水，謂當陽「倚曲沮」猶可，謂「挾清漳」殊不妥，樓似不在當陽。陶牧，李善以爲陶朱公冢，由《水經注》卷三十二「夏水」所述可知其誤。或云「陶，鄉名；牧，郊外地」(見《四部備要》長沙王氏校本《水經注》趙釋引沈

氏說。然陶之方位今不可確考，姑置之不論。昭丘，李善注引《荊州圖記》云：「當陽東南七十里有楚昭王墓，登樓則見所謂昭丘。」則昭丘在當陽之東，而賦云「西接昭丘」，故知樓不在當陽無疑。而江陵位於長江北岸，更與漳、沮二水了無關涉。盛、劉二說均與賦文不符。唯《水經注》卷三十二「沮水」云：「沮水又東南逕驢城西、磨城東，又南逕麥城西，……又南逕楚昭王墓，東對麥城，故王仲宣之賦《登樓》云『西接昭丘』是也。沮水又南與漳水合焉。」又同書「漳水」云：「漳水又南逕當陽縣，又南逕麥城東，王仲宣登其東南隅，臨漳水而賦之曰：『夾清漳之通浦，倚曲沮之長洲』是也。」確指王粲所登為麥城之樓。《讀史方輿紀要》卷七十七：「麥城，（當陽）縣東南五十里，在沮、漳二水之間。……又有磨城，在縣東四十里。今《州記》，麥城東有驢城，沮水西有磨城。」足證《水經注》所言不誤。酈道元作《水經注》多採盛弘之說，此與盛說不同，必別有所本；且其所說地理與賦文正合，當可從信。後世注《登樓賦》者多依盛、劉二說，而忽視酈注，今特揭出，以期引起重視。考史，是年九月劉琮降，曹操以江陵有軍實，恐劉備居之，乃將精騎五千急追之，及於當陽長坂，大獲其人衆輜重。劉備走夏口，操進軍江陵。時粲既歸附曹操，必當從行，至長坂軍事行動已基本結束，故得暇於道中登麥城之樓，從容作賦。賦言「向北風而開襟」、「風蕭瑟而並興」，時令正合。曹操至江陵後方依韓嵩品條，擢用荊州名士，而前此粲未有授任，前途未卜，既有憂慮，亦有希求，故賦所謂「懼匏瓜之徒懸兮，畏井渫之莫食」，乃是此種心情之寫照。粲自長安來荊州迄今首尾十六年，與賦「遭紛濁而遷逝，漫逾紀以迄今」亦合。《登樓賦》蓋作於是年。又《七哀詩》（荆蠻非我鄉）內容與此賦相似，或為同時之作。

以說劉琮之功，辟為丞相掾，賜爵關內侯。

《魏志》本傳：「太祖辟為丞相掾，賜爵關內侯。太祖置酒漢濱，粲奉觴賀曰：『云云』，按曹操自新野輕軍追劉備，到襄陽即過，未作稽留。曹《誄》云：『我公實嘉，表揚京國。金龜紫綬，以彰勳則。』封侯之事當表奏許都，公文往返須待時

日，故粲之受封必不在襄陽，此云「漢濱」，疑誤（參《通鑑考異》）。《魏志·武帝紀》：「公進軍江陵，……乃論荊州服從之功，侯者十五人。」事在江陵。

十二月，隨曹操自江陵征劉備，與赤壁之役。

《魏志·武帝紀》：「十二月，孫權爲備攻合肥。公自江陵征備，至巴丘，遣張憙救合肥。權聞憙至，乃走。公至赤壁，與備戰，不利。於是大疫，吏士多死者，乃引軍還。」粲既爲丞相掾，時當從行。

按，粲在荊州十六年，劉表雖愛其才，但不甚重用，故曹《誄》云：「身窮志達，居鄙行鮮。……潛處蓬室，不干勢權。」然在此時期粲著述頗多，可考之者計詩有：《贈蔡子篤》、《贈士孫文始》、《贈文叔良》、《七哀詩》（「西京亂無象」「荆蠻非我鄉」）二首，文有：《登樓賦》、《爲劉荊州諫袁譚書》、《爲劉荊州與袁尚書》、《三輔論》、《荊州文學記官志》等。《太平御覽》卷六〇二引《金樓子》：「王仲宣昔在荊州，著書數十篇，荊州壞，盡焚其書。今在者一篇，知名之士咸重之，見虎一毛，不知其斑。」所云與事實不盡相合，但蕭繹必有所據，今已無從考知。

建安十四年己丑（二〇九）

三十三歲

三月，隨曹操軍至譙。

《魏志·武帝紀》：「（建安）十四年春三月，軍至譙，作輕舟，治水軍。」按當自赤壁還。《初征賦》或作於是時。

七月，自渦水入淮水，奉曹丕教作《浮淮賦》，出肥水，至合肥。十二月，隨軍還譙。

《初學記》卷六引曹丕《浮淮賦序》云：「建安十四年，王師自譙東征，大興水運，泛舟萬艘。時余從行，始入淮口，行泊東山，睹師徒，觀旌帆，赫哉盛矣！」本集載同題賦，核以文意爲同時之作，盧弼《三國志集解》繫此賦於建安二十年，誤。《魏志·武帝紀》曹操於是年七月自渦入淮，出肥水，軍合肥，十二月軍還譙。

建安十五年庚寅（二二〇）

三十四歲

阮籍生。（《晉書》卷四十九）

建安十六年辛卯（二二一）

三十五歲

遷軍謀祭酒，與徐幹、陳琳、阮瑀、應瑒、劉楨并見友於曹氏兄弟。

《魏志》本傳：「後遷軍謀祭酒。」按軍謀祭酒即軍師祭酒，《魏志·武帝紀》：「建安三年初置軍師祭酒。」史避晉諱改。曹《誄》云：「乃署祭酒，與君行止。」蓋祭遷軍謀祭酒之時，曹植始與游。《魏志》本傳：「始文帝為五官將，及平原侯植皆好文學。粲與北海徐幹字偉長、廣陵陳琳字孔璋、陳留阮瑀字元瑜、汝南應瑒字德璉、東平劉楨字公幹並見友善。」據《魏志·武帝紀》建安十六年春正月，世子丕為五官中郎將，庚辰，植為平原侯，粲等六子與曹氏兄弟交遊或始於此時。《文選》卷四十二曹丕《與吳質書》云：「昔日游處，行則連輿，止則接席，何曾須臾相失。每至觴酌流行，絲竹並奏，酒酣耳熱，仰而賦詩。」可見鄴下文人行止相隨詩賦唱和之盛況。曹植《贈王粲詩》或作於是年。

七月，隨曹操西征馬超。

八月，道過首陽山，作文遙吊伯夷、叔齊。

本集載《吊夷齊文》云：「歲旻秋之仲月，從王師以南征。濟河津而長驅，踰芒阜之崢嶸。覽首陽于東隅，見孤竹之遺靈。……望壇宇而遙吊，抑悲古之幽情。」按《魏志·武帝紀》曹操於是年七月西征馬超，八月軍至潼關，時殆由鄴而西，道過洛陽（見黃節《曹子建詩注》卷二《送應氏詩二首》注）。《太平御覽》卷四十引戴延之《西征記》：「洛陽東北去首陽山二十里，山上有夷齊祠。」文云「旻秋之仲月」，時令亦合。盧弼《三國志集解》繫《吊夷齊文》於建安二十一年東征孫權時，非。

十月，自長安至安定，作《征思賦》。

《魏志·武帝紀》：「(建安十六年)九月，進軍渡渭。……遂、超等走涼州，楊秋奔安定，關中平。……冬十月，軍自長安北征楊秋，圍安定。秋降，復其爵位，使留撫其民人。」《文選》卷四十六顏延年《三月三日曲水詩序》李善注引王粲《思征賦》云：「在建安之二八，星步次於箕維。」《漢書·律曆志》：「析木……中箕七度，小雪，於夏爲十月。」是賦作於十月。按「思征」當是「征思」之誤，《文選》卷五十二曹丕《典論·論文》正作「征思」。

十二月，自安定還長安，道過三良冢，作《詠史詩》。

《文選》卷二十一載王粲《詠史詩》及曹植《三良詩》各一首，皆詠三良殉葬秦穆公事，或爲同時所作。按《括地志》云：「三良冢在岐州雍縣一里故城內。」操軍於十二月自安定還長安，蓋粲與植在還軍途中曾登臨此冢，由植詩「攬涕登君墓，臨穴仰天嘆」可知。

曹植作詩贈粲。

《曹子建集》有《贈丁儀王粲》詩，又見《文選》卷二十四。李善、劉履、丁晏、朱緒曾等皆以爲作於建安二十年西征張魯時，黃節則謂同年還鄴後作，均非。按，曹操西征張魯，曹植未從軍入長安，黃節《曹子建詩注》辨之甚明。且曹植贈詩有「丁生怨在朝」句，考《魏志·何夔傳》「魏國既建，拜尚書僕射」下注引《魏書》云：「時丁儀兄弟方進寵」，又《徐奕傳》「丁儀等見寵於時，并害之，而奕終不爲所動」下注引《傅子》曰：「丁儀間之，徐奕失位而崔琰被誅。」按魏於建安十八年始建社稷宗廟，崔琰卒於建安二十一年，則建安二十年亦當爲丁儀兄弟在朝獲寵之時，復何怨之有？植詩又有「君子在末位」句，「君子」指王粲、丁儀，而王粲於建安十八年已官居侍中，身任顯職，似未可言「末位」。故主建安二十年說詩意與史實難合。曹植《離思賦序》云：「建安十六年，大軍西討馬超，太子留監國，植時從焉。」則是年曹植亦從征馬超，其詩敘度函谷、過西京及長安京觀之壯麗，當係實況，所云「全國爲令名」者，指「楊秋降，復其爵位使

留撫其民人」事，是詩或作於還軍途中。此時王粲爲軍謀祭酒，丁儀爲丞相掾，丁儀又因曹丕阻止，不得尚公主，頗有悵恨，蓋與「君子在末位」、「丁生怨在朝」合。又《文選》卷二十四《贈丁儀王粲》題下李善注稱「集云《答丁敬禮王仲宣》，翼字敬禮，今云儀，誤也」。今據黃節說，從《文選》。

建安十七年壬辰（二一三）

三十六歲

正月，隨曹操軍還鄴。

《魏志·武帝紀》：「（建安）十七年春正月，公還鄴。」

阮瑀卒，粲作誄悼之。

《魏志》本傳：「瑀以十七年卒。」《北堂書鈔》卷一〇三引「王傑《阮瑜誄》，按當是「王粲《阮元瑜誄》」之誤。

奉曹丕教作《寡婦賦》。

《文選》卷十六潘岳《寡婦賦》李善注引曹丕《寡婦賦序》云：「陳留阮元瑜與余有舊，薄命早亡，故作斯賦以敘其妻子悲苦之情，命王粲等并作之。」《藝文類聚》卷三十四載丕、粲及丁廙妻《寡婦賦》各一首，蓋當同時所作，核之諸賦文意，似在阮瑀亡年之冬。

十月，隨曹操征孫權。至譙，爲荀彧作與孫權檄。

《魏志·武帝紀》：「（建安十七年）冬十月，公征孫權。」《魏志·荀彧傳》：「十七年，……會征孫權，表請彧勞軍於譙，因輒留彧，以侍中光祿大夫持節，參丞相軍事。太祖軍至濡須，彧疾留壽春，以憂薨。」《爲荀彧與孫權檄》軼文載本集，蓋作於荀彧來譙勞軍之時。

建安十八年癸巳（二一四）

三十七歲

正月，隨曹操進軍濡須口。四月，還至鄴。

《魏志·武帝紀》：「十八年春正月，進軍濡須口，攻破權江西營，獲都督公孫陽，乃引軍還。……夏四月，至鄴。」按《全三國文》卷四引曹丕《臨渦賦序》云：「上建安十八年至譙，余兄弟從上拜墳墓。」賦有「春木繁兮發丹華」云，知曹操破孫權江西營後復還譙。

與荀攸等勸曹操進魏公，加九錫。

荀攸等前後兩次上勸進牋，見《魏志·武帝紀》注引《魏書》，粲以軍師祭酒、關內侯領銜。按《魏志·武帝紀》，建安十八年五月丙申，天子使御史大夫郝慮持節策命曹操爲魏公，加九錫，曹操先後三讓，於是荀攸等勸進，七月建社稷宗廟，勸進之事當在五、六月間。

作《太廟頌》、《俞兒舞歌》四篇及登歌《安世歌》。

《古文苑》卷十二王粲《太廟頌》章樵注云：「《粲集》作『顯廟』，魏公曹操之祖廟也。……太廟後人改之耳。」

《宋書·樂志》：「魏《俞兒舞歌》四篇，魏國初建所用。」又《晉書·樂志》：「閩中有渝水，因其所居故名曰《巴渝舞》。舞曲有《矛渝本歌曲》、《安弩渝本歌曲》（「安」字當衍）、《安臺本歌曲》、《行辭本歌曲》，總四篇。其辭既古，莫能曉其句度。魏初，乃使軍謀祭酒王粲改創其詞。粲問巴渝帥李管、種玉歌曲意，試使歌，聽之，以考校歌曲，而爲之改爲《矛渝新福歌曲》、《弩渝新福歌曲》、《安臺新福歌曲》、《行辭新福歌曲》。」

《宋書·樂志》：「侍中繆襲奏：『……自魏國初建，故侍中王粲所作登歌《安世詩》專以思詠神靈及說神靈鑒享之意。』……王粲所造《安世詩》今亡。」按以上諸篇當作於是年七月前。

十一月，拜侍中。

《魏志》本傳：「魏國既建，拜侍中。」《魏志·武帝紀》：「（建安十八年）十一月，初置尚書、侍中、六卿。」文下注引《魏氏春秋》曰：「王粲、杜襲、衛覬、和洽爲侍中。」又《魏志·杜襲傳》云：「粲彊識博問，故太祖游觀出入，多得驂乘。」據《初學記》卷十一引《齊職儀》，魏侍中掌儼贊，大駕出則次直侍中護駕，正直侍中負璽陪乘，則粲常是正直侍中。曹《誄》云：「我王建國，百司雋乂。君以顯舉，乘機省闕。載蟬珥貂，朱衣皓帶。人侍帷幄，出擁華蓋。榮曜當世，芳風掩藹。」卽敘粲拜侍中時所受之榮寵。

與衛覬并典制度，草創朝儀。

《魏志·衛覬傳》：「魏國既建，拜侍中，與王粲并典制度。」《晉書·禮志》：「魏氏承漢末大亂，舊章殄滅，命侍中王粲、尚書衛覬草創朝儀。」故陳壽稱「粲特處常伯之官，興一代之制」。

建安十九年甲午（二一四）

三十八歲

應曹丕教作《槐賦》。

《藝文類聚》卷八十八引曹丕《槐賦序》云：「文昌殿中槐樹。盛暑之時，余數遊其下，美而賦之。王粲直登賢門，小閣外亦有槐樹，乃就使賦焉。」按楊晨《三國會要》卷八，登賢門在聽政門外，近內朝，粲必以侍中值登賢門。考粲於建安十八年十一月爲侍中，二十年三月西征張魯，二十一年二月還鄴，二十二年春卒，盛暑之時在鄴者唯十九、二十一年。今暫繫此事於是年。又《大暑賦》殆爲同年所作。

路粹卒。（見《魏志》本傳注引《典略》）

建安二十年乙未（二一五）

三十九歲

五月，與曹丕至官渡，奉教作《柳賦》。

《全三國文》卷四載曹丕《柳賦序》云：「昔建安五年，上與袁紹戰於官渡，是時余從行（「從行」二字據《古文苑》卷七章注補），始植斯柳。自彼迄今十有五載矣。左右僕御已多亡，感物傷懷，乃作斯賦。」粲《柳賦》當係奉教和作。丕賦稱「於是曜靈於鶉首」，時在五月。按是年三月曹操西征張魯，由《從軍詩》（「從軍有苦樂」）可知粲從行，而曹丕則在孟津，未嘗西征，見《文選》卷四十二曹丕《與朝歌令吳質書》李善注引《典略》。五月，曹操已由散關至河池，何以王粲是時隨曹丕於官渡？頗費猜疑。或當西征之始，丕、粲均留於鄴，四月曹操遇氏人王靈抵抗，使命丕屯孟津作援。丕、粲同行過官渡，至孟津，丕留住，而粲則繼續趕赴曹操軍中（？）。

七月，隨軍至陽平，入南鄭，十二月自南鄭還。

《魏志·武帝紀》：「（建安二十年）秋七月，公至陽平，……魯潰奔巴中。公軍入南鄭，盡得魯府珍寶。巴、漢皆降。……十一月，魯自巴中將其餘衆降。封魯及五子皆爲列侯。……十二月，公自南鄭還，留夏侯淵屯漢中。」

建安二十一年丙申（二二六）

四十歲

二月，還鄴。作《從軍詩》其一。

《魏志·武帝紀》：「二十一年春二月，公還鄴。」裴松之注云：「是行也，侍中王粲作五言詩以美其事。」其節引之詩卽是《從軍詩》其一。按詩中有「歌舞入鄴城，所願獲無違。晝日處大朝，日暮薄言歸。外參時明政，內不廢家私」等語，當作於還鄴後。

五月，曹操進爲魏王。（見《魏志·武帝紀》）

作《蕤賓鐘銘》及《無射鐘銘》。

《文選》卷六左思《魏都賦》劉逵注引《鐘籥銘》云：「惟魏四年，歲在丙申，龍次大火，五月丙寅作蕤賓鐘，又作無射」

鐘。」按魏四年即建安二十一年。孔廣陶本《北堂書鈔》卷一〇八引王粲《鐘銘》謂二鐘作於建安二十一年九月十七日，時間稍有出入。

十月，奉曹丕教作《羽獵賦》。

《古文苑》卷七章樵注引摯虞《文章流別論》云：「建安中，魏文帝從武帝出獵，賦命陳琳、王粲、應瑒、劉楨并作。琳爲《武獵》，粲爲《羽獵》，瑒爲《西狩》，楨爲《大閱》。凡此各有所長，粲其最也。」按《魏志·武帝紀》，建安二十一年冬十月，治兵，曹操親執金鼓以令進退。曹丕命粲等作賦當在其時。

從曹操征吳，作《神女賦》。

《魏志》本傳：「建安二十一年，從征吳。」曹《誄》云：「嗟彼東夷，凭江阻湖。騷擾邊境，勞我師徒。……君侍華轂，輝輝王塗。」即指此。

本集載《神女賦》，《藝文類聚》卷七十九引有陳琳、楊修同題賦，蓋爲一時唱和之作。陳琳賦云：「漢三七之建安，荆蠻蠢而作仇。贊皇師以南征，濟漢川之清流。感詩人之悠嘆，想神女之來遊。」是作於從征途中。《太平御覽》卷三百八十一引應瑒《神女賦》，蓋亦同時之作。

十一月，至譙，作《從軍詩》其二、三、四、五。

《文選》卷二十七載王粲《從軍詩》五首，李善謂其二至五四篇建安二十一年從征吳作。

建安二十二年丁酉（二一七）

四十一歲

正月，病卒。

曹《誄》云：「建安二十二年，正月二十四日戊申，魏故侍中關內侯王君卒。」《魏志》本傳：「二十二年春，道病卒，時年

四十一。按《魏志·司馬朗傳》朗於是年到居巢，軍士大疫，朗躬巡視，致醫藥，遇疾卒，粲蓋亦死於疫癘。《世說新語·傷逝篇》：「王仲宣好驢鳴。既葬，文帝臨其喪，顧語同遊曰：『王好驢鳴，可各作一聲送之。』」赴客皆一作驢鳴。《元和郡縣圖志》卷十「兗州任城縣」下：「魏王粲墓在縣南五十二里。」按兗州任城縣即今山東濟寧縣。

徐幹、陳琳、應瑒、劉楨卒。

《魏志》本傳：「幹、琳、瑒、楨（建安）二十二年。文帝書與元城令吳質曰：『昔年疾疫，親故多離其災，徐、陳、應、劉，一時俱逝。』」